

林雅芙：根據一位依循「真、善、忍」原則
修煉的僧人所述

入世間



ENTERING THE WORLD

一生雲遊，一世尋歸



THE EPOCH
MEDIA®

入世間

(ENTERING THE WORLD)

一生雲遊，一世尋歸

作者：林雅美 (Avery Lin)

根據一位中國僧人所述，他一生誠心修煉一種根植於中華古老原則——「真、善、忍」的修行法門。

版權所有 © 2025 THE EPOCH MEDIA。保留所有權利。
禁止翻印。

編輯部的說明

本書內容根據真實人物、事件與背景所撰寫。然而，為了尊重當事人隱私並避免對個別人士造成影響，書中人物姓名與部分可識別細節已經進行了改名、簡化或以文學方式重構。

書中部分篇章從當事人個人視角敘述，反映的是他們在特定時刻的經歷與體悟。這些觀點未必與 THE EPOCH MEDIA 的立場一致。

在文風處理上，雖然編輯部已進行必要潤飾，但為了尊重敘述者原貌與保持故事本身的生動性，我們盡力保留其質樸自然的語調與敘述風格。

編輯部



* * *

前言

這些故事，是在幾個黃昏時分被記錄下來的。地點是紐約郊外山腰的一間靜謐小屋。坐在我對面，在那壺漸漸變涼的茶香與落日餘暉之間，是馬長生——一位年過七旬的修行者。他的敘述並非高僧說法的語調，而是一位歷經世事滄桑之人的靜靜傾訴，質樸而深沉。

在這些對話中，我的角色或許只是單純的傾聽者。我坐在那裡，不是以記者身份追尋戲劇性的片段，而更像是一位晚輩，有幸靜靜地記下這一段生命旅程。

這是一段橫跨半世紀的旅程，從中國歷史動盪的年代起步，歷經三十年雲遊四方、尋道問法的奔波，最終在一處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心靈的歸宿。

有些故事帶有神祕色彩，有些片段飽含苦痛，但貫穿始終的，是一種異常平和的氣息。

馬長生的故事，不僅僅是一部回憶錄。對我而言，它是一個活生生的證明——對信念的堅持、對真理的探尋所需付出的代價、以及那股看不見卻足以引領人跨越苦難的力量。

如今，謹以筆錄之姿，將這些珍貴的記憶重新梳理呈現，敬獻給各位讀者。願這平靜的敘述之流，自會傳達出它所承載的一切。

林雅美（Avery Lin）

★ ★ ★

第一天

林雅芙：

馬伯伯，您好！今天能再次見到您，我真的很開心！

就像我們上次說好的，今天我來是想聽您分享人生的經歷——從尋道的旅程，到在紅塵中修煉的點滴體會，還有那些屬於您個人的感悟與領會……

馬長生：

（馬伯伯望著林雅芙，嘴角含笑，眼神溫和。）

你好啊，雅芙。我也很高興今天又見到妳。嗯，就像說好的，來，妳坐下，我們慢慢聊。我的事嘛，也沒什麼了不起的，只是一路上經歷了什麼、看到什麼、悟到什麼。妳想聽，我就慢慢講。

（他輕啜一口茶，然後緩緩放下茶杯，杯子與杯墊相碰時發出輕柔的聲音，在這間靜謐的小屋中顯得格外清晰。）

要說到根源啊，那得回到很久很久以前了。師父我啊，是1949年生於廣東。那個時候，國家還動盪不安。我的父母是非常忠誠的共產黨員，對革命理想滿懷信心，各種政治活動都非常積極參與。自然，我從小也被這樣的觀念熏陶。那些革命歌曲、標語口號，什麼「走向光明未來」啦，早就深深地印在心裡了。

但奇妙的是，在我們家裡，還有另一條暗流。我祖父——也就是我爺爺，是個完全不同的人。他幾乎是隱居的生活方式，愛清靜、愛自然。他醉心於《道德經》和儒家的經書。我的名字——「長生」——就是他親自取的，當時我還小，無法理解其中的含義。他不多話，從不與我父母爭論時局，但他那種安靜的生活方式，那些偶爾說出來、卻極為深刻的話，就像細雨潤物那樣，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

時間一晃到了 1966 年，那年我十七歲，「文化大革命」正猛烈展開。年輕人嘛，總是容易被那種「偉大事業」和激情口號帶動，我也不例外，積極加入了共青團，參與了「破四舊」的活動——要破除被視為封建殘餘的老思想、老文化、老風俗、老習慣。那時候我真的很相信，覺得自己是在參與一場能夠創建新世界的偉大運動。唉，年少輕狂，想法太膚淺了，雅芙。

（他輕輕歎息一聲，望向窗外，那裡黃昏的光影正映在樹梢。）

林雅芙：

是啊，我有讀過那段歷史，真的是非常可怕……

那麼，在那段時間裡，作為一個共青團員，馬伯伯有沒有做過什麼事情，是日後讓您感到懊悔的？

馬長生：

（馬伯伯沉默了一會兒，目光飄遠，彷彿回到了那些不堪回首的記憶中。他的臉上浮現出明顯的哀傷。）

有啊，當然有。有些事，到現在只要一想起，心裡還是覺得沉重、內疚。那時的那種盲目熱情，那種對美麗口號的天真相信，不光讓我一個人，也讓整整一代年輕人，走上了錯誤的道路。

（他停頓片刻，語氣低沉了下來。）

當時那股「破四舊」的風氣非常盛。人們把寺廟、祠堂、那些祖先留下的文化遺產都視為垃圾，說是迷信的象徵，要全都砸毀掉，才能建立新秩序。我也被那種激烈的氛圍牽著走。

有一次，我和一群共青團員被派去「處理」村外山腳下的一座古寺。聽說那座寺廟已有幾百年歷史，建築古樸蒼老，青苔滿牆。但當時我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這是封建遺毒，要毀！

我們一邊喊口號，一邊砸佛像、推倒神龕。木頭斷裂的聲音、器物摔碎的聲響……我到現在還記得那時的「熱血」，覺得自己正在幹一件非常「革命」的事，覺得自己進步、光榮。

（他語氣一緊，眼睛微閉了一下，彷彿試圖驅散那些不堪回憶的畫面。）

然後，不幸的事就發生了。當我正爬上寺廟屋頂，打算扯下最後幾片瓦片時，一根已經腐朽的大木樑突然從上方掉落，直接砸在我的頭上。我只覺得一陣劇痛，眼前一黑，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回想起來，也許那就是一種現世報吧，雅芙。人做了錯事，早晚是要還的。那次砸廟的經歷，像一道深深的疤痕，一直留在我心裡，提醒著我那段迷失的過往。

林雅芙：

那些場景真的讓人心痛……對那一整代人來說是傷害，對後來的幾代人更是重創。傳統價值就這樣被連根拔除……馬伯伯您當時被木頭砸中昏迷，從修煉的角度看，那真的是「現世報」啊……

那之後，您當下有立刻醒悟什麼嗎？

馬長生：

（馬伯伯點了點頭，神情變得凝重。）

就像妳說的，那一跤，那根木頭，不只是意外。回頭看，我才明白，那根本就是一個轉折點，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介入——一個我當時完全不知、不信的世界。

我昏迷了整整三天啊，雅芙。家人朋友當時應該都很擔心。但在那三天裡，我對外界毫無感知，卻在那個昏沉的狀態中，經歷了一個極其奇異的夢境——一場既漫長又清晰得驚人的夢，到現在，每個細節我都還記得一清二楚。

（他望向遠方，眼神仿佛穿透了這間小屋的牆壁，看向某個遙遠的地方。）

夢中，我看到自己身處一個黑暗而寒冷的地方。忽然，一道溫柔的光亮出現，一位高僧出現在我面前。他穿著深黃色的袈裟，面容慈祥但威嚴十足。他看著我，那眼神像能洞悉人心。

他話不多，但每一句都如鐘聲般震入心靈，擊醒我那迷失的意識。他指出我與那些青年人破壞廟宇，是極大的罪業，正在造下沉重的業力。他說，寺廟是神佛居住的聖地，毀壞它們，就是褻瀆神佛。如果不誠心懺悔，將來必遭地獄之苦，永無還清之日。

聽到這些話，我當時真的嚇壞了，雅芙。一種極度的恐懼襲遍全身。我害怕自己會墮入地獄，害怕他所描述的那些苦刑。但比恐懼更深的，是無邊的悔恨。我突然明白自己有多錯、多愚昧，竟會相信那些極端言論，參與那種毀滅的行為。我在夢中痛哭不已，不斷磕頭，哀求高僧慈悲開示，指引一條贖罪之路。

（他語氣微微顫抖，彷彿再次身歷其境。）

見我誠心悔過，那位高僧語氣也柔和了些。他說，因為我心中尚存一絲善念，願意悔改，所以他會為我指出一條出路。他語重心長地囑咐我：

「你必須立刻改邪歸正，徹底脫離共產黨的錯誤道路。你要出家求道，尋找真正的法，以消解業力。但記住，你不可安住在任何一座固定的寺廟。你必須四處雲遊，在萬里之中尋法。這段旅程將極為艱辛而漫長，是為了讓你還業，也是對你誠心與堅持的考驗。」

說完，高僧的身影逐漸模糊，最終消失。我也在那之後慢慢醒來。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病床上，家人圍在一旁。我當時就知道，那不是普通的夢。那是一個警示，一份命運的指引。而我知道，自己的人生，從此將不再一樣了。

林雅芙：

從我們修煉者的角度來看，那根本就是非常明確的「點化」了……

那後來馬伯伯您真的照著去做了嗎？您家裡人那時候支持嗎？

馬長生：

（馬伯伯輕輕點頭，眼神中閃過一絲堅定。）

是啊，雅芙。那已經不是普通的夢境，而是一種點化，一種無法拒絕的召喚。醒來後，那位高僧的話語在我腦中久久不散，清晰又有力。頭部的傷痛似乎一下子都淡了，只剩下滿腔的決心。我知道自己該怎麼做。

身體一恢復些，我就對父母說出自己的決定：我要出家，我要離開他們為我安排的那條道路。

（他嘆了口氣，臉上浮現一絲隱痛。）

父母的反應……非常激烈。他們無法接受。對他們而言，那是背叛。他們一生奉獻於共產主義理想，現在兒子卻突然說要去修行，還說夢見什麼高僧，那在他們眼裡無異於迷信與瘋狂。他們甚至以為我摔壞了腦袋，或是被什麼人蠱惑。

他們責罵我，威脅我，甚至動手打我，希望我回頭。他們說，如果我真要走這條路，那就別再認他們做父母了，走了就別回來。其實我知道，他們還是愛我的，心裡還是希望我回頭。但他們心中的那個信仰與執念，已經大到足以遮住親情。

那時候我很痛苦，但內心的決意沒有一絲動搖。我腦中反覆回想著高僧的囑咐、廟宇被砸時的景象，以及自己所造下的業，這些都在推動我去走那條尋道之路。

就在那場風暴中，唯一沒有反對我的是爺爺。他看著我，眼神中有一種理解與慈愛。他什麼也沒多說，只是靜靜走進房間，拿出一本已經翻舊了的《道德經》交到我手裡。他說：「爺爺只有這個能給你。你拿去吧。」那本書，我一直帶在身邊，像一份紀念，也像他無聲的祝福。

於是，在 1967 年的一個清晨，天還未亮，我離開了家。身上除了那本《道德經》，只有幾件舊衣。後來我找到一間偏僻的小寺廟，把我經歷的事一五一十地向老住持訴說，從年少誤行、那場奇異夢境，到如今決心尋道的心念。

那位老住持眼神中流露出理解與慈悲，聽完後，便為我剃度。感受到我願意雲遊四方、不求安逸的堅定，他給我取了個法號：**釋長行**。

從那天起，我披上了寺廟給的一件舊僧衣，開始了我的雲遊之路。從那一刻起，昔日的馬長生已經死去，只剩下那個背著誓言、踏上無定之途的長行行者。父母……自那之後我再也不敢回去見他們，一是怕讓他們更傷心，二是怕自己意志動搖。

林雅芙：

真是一個非常堅決又勇敢的選擇……老實說，若是換作我處在那種情境之下、當時對「修煉」還一無所知，我恐怕也沒辦法像馬伯伯那樣果斷……

那麼，馬伯伯剛剃度出家時，有遇到什麼困難嗎？我猜，也許會被朋友嘲笑，或者遭到當局的為難……

馬長生：

（馬伯伯輕輕搖頭，嘴角泛起一絲淡淡的苦笑。）

決定是很果斷沒錯，雅芙，但接下來的路，真是又暗又難走。當時我只是一股模糊的信念：我必須出發，必須找到那位高僧所說的「真法」。至於「修煉」到底是什麼、怎麼修，我也沒弄明白。一切都是靠著一句承諾，一股來自內心的強烈感應去走。

剛離家那幾天，穿上那件舊舊的僧衣，真的經歷了不小的考驗。第一個難關就是孤獨。從一個有家庭、有朋友、有理想、有組織支持的青年，變成一個沒有親人、沒有依靠、孤身一人走在路上的人。每到夜裡，窩在陌生寺廟的屋簷下，或市集角落的牆邊，那種思鄉之情、對父母的想念，

甚至對那些雖然迷失卻有熱鬧陪伴的日子……常常湧上心頭，讓人百感交集。

接著是人們的目光。在當時那個「文革」氣氛正盛的年代，一個年輕人，不參加勞動生產、不喊革命口號，卻剃了光頭、四處遊走，這樣的形象很容易成為眾人眼中的異類。他們用疑惑的眼神打量我，也有不少是鄙夷和警惕的。有的人指指點點，說我是偷懶、不務正業，是打著修行旗號的「反動分子」。

以前的老朋友呢？那些曾一起喊口號的夥伴，見到我時也都躲得遠遠的，像不認識一樣。有些人還當面嘲諷我，說我「走火入魔」，腦子壞了。那些話，剛開始還真讓我心裡不是滋味，也覺得委屈。但很快我又想起了那位高僧的囑託，想起自己所造的業，就告訴自己，這些也都是對我意志的磨練，我得忍。

至於政府方面，還算幸運，至少在剛出來的那段日子，沒遇到明顯的刁難。也許是因為我只是個孤身僧人，在偏遠鄉村流浪，沒引起太多注意。也可能，他們根本覺得我就是個「瘋子」，不值得理會。但那種政治上的緊張氣氛，對於一切和「革命」不一致的行為所產生的懷疑與敵意，卻一直籠罩著。我必須非常小心言語行為，盡量避開人多的場合，避免一切可能引起誤會的情況。

不過，最大的挑戰，其實是來自自己。懷疑、動搖，總會時不時浮現：我這麼做，真的對嗎？這條路我走得完嗎？特別是在挨餓、發燒、生病的時候，這些疑問像浪潮一樣湧來。但每當這些念頭出現，我就會回想那位高僧嚴正又慈悲的眼神，他的話語像一座燈塔，給我力量。還有爺爺送的那本《道德經》，也一直陪著我，那裡面的智慧，像甘泉一樣，撫慰著我內心的不安。

就這樣，一步又一步地，我踏上了尋法之路。那時的我，根本不知道這條路會走多久、會通往哪裡。只有一個信念——我要走到底。

林雅芙：

那馬伯伯當時有什麼具體的方向嗎？比如說想到哪座大寺廟，或上西藏？甚至像《西遊記》裡的唐三藏一樣，要去印度取經？

馬長生：

（笑容溫和，帶著幾分懷舊。）

要說「具體方向」，其實也談不上啦，雅芙。當時我腦中只有那位高僧的一句話：「你必須四處雲遊，在萬里之中

尋法。」他並沒有明確告訴我要去哪座山、哪間寺，也特別強調：「不可安於一寺。」

至於像唐三藏那樣去西天取經，那是有明確目標、有整個朝廷安排的大行程，我怎麼敢比啊？我只是一個罪業纏身的人，帶著悔意與一個願——一定要找到真正的「真法」來化解業力。

一開始，我也只是想：那就走吧。哪裡有廟、有道觀，我就去那裡打聽，看看能不能學點什麼。哪裡是名山大川、傳說有高人隱居，我就盡量去找。有時聽人說哪裡有德行高的師父、道士，我就默默記下來，想辦法走去見見。

那時我唯一的「指南針」，可能就是那股內心的直覺：走吧，走著走著就會遇見；找吧，找著找著就會看到。我的行囊只有一本爺爺給的《道德經》，還有一顆想要悔改、誠心求道的心。邊走邊問、邊走邊看。有時只是隨著一種感覺：看到某條山路、某個方向，它像在「召喚」我，那我就走進去看看。

所以啊，說什麼早就有計劃要上西藏、去印度，其實根本沒有。那些地方後來確實有機會去到，但那是一路走來自然而然的因緣，而不是剛出發就設下的目標。

我的這段旅程，就像一條溪流，雅芙。它彎彎繞繞、遇石則繞、遇隙則穿，只要最終能流向大海——那片我心心念念的「真法」。

（他停頓片刻，啜了一口茶。窗外的夕陽已漸漸西沉，整個世界被渲染上一層溫暖的橙黃，屋內更加寂靜而沉靜。）

林雅芙：

那馬伯伯的爺爺當時有沒有給您什麼具體的指引呢？他把《道德經》交給您，您讀得懂嗎？我在想，對一個年紀還輕、缺乏修煉基礎與人生歷練的人來說，要讀懂《道德經》這樣的經典，應該是很不容易的事吧！

馬長生：

（馬伯伯點點頭，眼神望向空中彷彿那本無形的書，又轉向林雅芙。）

我爺爺啊，就像我之前說的，他不是那種會多說話、會直接教導的人。他的方式，是用他的生活本身、用他的沉靜來啟發我。當他把《道德經》交給我時，他什麼也沒解釋，沒有講哪一章哪一句是什麼意思，就只說了一句：「我只有這個給你。你拿著吧。」

對我當時來說，他的那個舉動、他的眼神，比千言萬語還要深刻。那像是一種寄託、一種信任——相信這本書能成為我前路上的朋友、指引。這，正是他給我的最大方向。

至於說讀懂《道德經》，妳說得很對。對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腦袋還熱著「革命理想」、剛經歷巨大變故，根本沒任何佛、道的基礎，要讀老子的文字，真的是一種挑戰。

（他輕輕笑了笑，那笑容中帶著一絲自嘲。）

剛開始那幾天，說實話，我讀得跟鴨子聽雷一樣。字是認得，可內涵嘛——完全抓不到。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這些句子翻來覆去地看，還是覺得模模糊糊，捉不住重點。也曾氣餒過，覺得怎麼這麼難懂啊。

但妳知道嗎，那本書有種奇怪的吸引力。就算讀不懂，我還是想讀。我會在路邊休息的時候翻開，在找不到落腳處的夜晚、在月光下讀，在餓著肚子的時候讀。它像是一個靜靜陪伴的朋友，讓我暫時忘卻寒冷與孤獨。

慢慢地，我不再強求要「用理性理解」，而是讓那些文字自然滲進心裡，像在聽一種古老的節奏。不知不覺地，它就在心中留下了印記。

後來在那萬里尋道的旅途中，經歷無數苦難、遇見無數人、見證無數人生百態時，那些原本讀不懂的句子，一下子就明白了。有時經歷某個變故、一段困境，突然之間就「啊——原來是這麼回事啊」，覺得那些話怎麼那麼準、那麼深！

比如說，當我被人輕視、排擠的時候，我就會想起書中關於水的柔順與謙遜。當我目睹世事的變遷與無常，我就體悟到「非常道」的含義。就這樣，一點一滴，《道德經》不只是一本書，而成了我生命中體悟與對照的鏡子。

它不像一張明確的地圖，告訴你哪裡要左轉哪裡要右轉，但它就像一盞燈，照亮內心最幽暗的角落，讓我能用更沉靜、更深遠的角度去看待世界與人生。

也許，那就是一種機緣——讓我在最艱難的起點，就擁有了這麼一位同行者。

（馬伯伯停下來，四周又回到靜默，只聽得見窗外微微的樹葉聲響與暮色中漸深的黃昏。）

林雅芙：

聽到這裡，我突然想到一個有趣的聯想：馬伯伯您的修行之路，讓我想起孫悟空耶！他一開始拜的是道家的菩提祖師，學了七十二變；後來又跟著唐三藏西天取經，最後修成了「鬥戰勝佛」……

抱歉啊，我這樣類比會不會太跳躍？只是覺得，您既帶著《道德經》，又剃度入佛門，好像跟孫悟空一樣，也在兩條道上同時走著……

馬長生：

（笑容溫和，眼神中多了一絲趣味。）

妳這個聯想還挺有意思的，雅芙。不過說真的，也並不是瞎聯想喔。孫悟空這個角色本來就不簡單，他的旅程其實隱喻了很多修行上的層次與階段。

我一邊帶著《道德經》，一邊出家修佛，表面上看是兩條路。但回想起來，還真有點像孫悟空：爺爺傳給我的是道家的經書，而夢中點化我的，卻是那位佛門的高僧。

當時我選擇出家，是因為那位高僧的形象深深印在我心裡。那是我人生的轉折點——剃髮、披上僧袍，是一種決心的表達，一種與過去告別的儀式。

而《道德經》嘛，如我所說，是爺爺留給我的東西，是陪伴我最久的朋友。我那時候也沒覺得兩者矛盾。在尋法的旅途中，我邊走邊讀、邊體會。每當遇到困難、挑戰，甚至只是與人對話中偶然聽到的一句佛經教誨，或經書中閃過的一句話，都可能讓我有所領悟。它們就像是一盞盞小燈，在黑夜中給我光。

我當時很單純地想：古代的聖賢，不都是教人向善、教人解脫的嗎？無論是佛還是道，只要能引我走向那個更高尚、更真實的境界，就行了。

（他頓了一下，眼神變得有些遙遠。）

當然啦，那是幾十年前的我，那時候對修煉的理解還很初淺。直到後來有機緣得遇正法，我才真正理解了「不二法門」的道理，也明白了修煉的專一與純正。那時，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就徹底不同了。

但那是後話了，是在緣分成熟以後的體悟。

而在那個最初的階段，我就是一個背著老經書的流浪者，去尋找一束模糊的光。我覺得，只要是正的教誨、覺者的話語，它們之間總會有交會之處，總會引人向善。

就像孫悟空，一開始學的是道術、法術，後來追隨唐僧取經，歷經九九八十一難，頭上還戴著緊箍咒，最終才修成「鬥戰勝佛」。也許，人生中的每一段經歷，都是為了下一段更大的磨鍊與覺悟所做的準備吧。

（他望向林雅芙，眼神中充滿鼓勵。他為這位年輕人能有這樣的思考與聯想感到欣慰——那是求道之心開始萌芽的象徵。）

林雅芙：

那麼，馬伯伯經歷了這麼多，接下來的修行旅程是怎麼繼續的呢？

馬長生：

（馬伯伯長長吐了一口氣，彷彿是在為即將講述的一段艱苦歲月做準備。夕陽已完全西下，小屋內漸漸籠罩在柔和的暮色中。他伸手打開桌上的小檯燈，暖黃的光線靜靜地灑落下來。）

經歷了最初那段摸索與苦難後，我真正開始踏上了那條「雲遊四方」的道路，就如夢中那位高僧所囑咐的那樣。這一走，就是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啊，雅芙。三十年顛沛流離，嚐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也面對過無數嚴峻的考驗——有些時候，生與死之間只隔一線。

我的腳印踏遍了無數寺廟、道觀，無論是名山古剎，還是荒僻山林，從江南水鄉到西藏高原都有我的身影。有些時候，機緣所致，我還走過邊境，到過印度、尼泊爾，甚至一路南下至泰國。只要聽說哪裡有聖地、有古寺、有隱士修行，我便會不辭辛勞前往，只為尋一絲機會，找到真正的「真法」。

這條路，毫不誇張地說，是一條與生存搏鬥的長征。飢寒是家常便飯。有時好幾天吃不上飯，只能化緣求一口熱粥。晚上則以寺廟屋簷、橋洞、集市角落，甚至山洞或樹根為床。我體會過北方冬季刺骨的嚴寒，也經歷過南方酷暑的灼燒，還有無處可避的連綿陰雨與寒風。

疾病也從未放過我。森林中的瘧疾、腸胃的痢疾反覆折磨著我的身體。有幾次真以為自己撐不過去了，就倒在山林之間，渾身發燒顫抖，意識模糊。那時，支撐我的，只有那份尋道的信念，還有對那位高僧承諾的誓言。

途中還有各種潛藏的危險。有時被小偷搶走身上僅存的幾件物品；有時甚至被假僧騙走了身上的僧衣。還曾在深山中與野獸相遇、過河時差點被水沖走……這樣的事多得說也說不完。

（他的聲音低了下來，帶著一絲滄桑與沉靜。）

飢餓與寒冷，雖苦，卻還能咬牙忍下。但最令人難以承受的，恐怕是世人的冷眼與孤獨的寂寞。被人趕走、被誤解成騙子、間諜……那些懷疑的目光，有時比棍棒還痛。最難的是那些漫長的夜晚，獨自一人對著自己——那份軟弱、疑惑，還有對故鄉與親人的思念，常常像潮水般湧來。我也曾問自己：我走的路，是對的嗎？這一切，真的值得嗎？

（他沉默了一會兒。室內靜默無聲，只聽得見彼此的呼吸。）

但妳知道嗎，雅芙，正是這些持續不斷的磨難，反而使我信念更加堅定。也是在那些最困苦的时刻，我遇到了很多不可思議的經歷——那些奇遇與點化，就像一束束微光，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讓我一次次從谷底重新站起來。

林雅芙：

嗯……三十年的尋法之路……比我的年齡還長……真的是歷經萬難，像《西遊記》裡的九九八十一難一樣啊。

那麼在這些困境中，馬伯伯是否得到過什麼「點化」呢？又有沒有遇到什麼特別的「奇遇」呢？

馬長生：

（馬伯伯點頭，眼神望向遠方，像在翻閱記憶中那一頁頁風雪。）

三十年啊，的確是漫長得讓人難以想像。若不是每當絕望邊緣總有一縷光出現、若不是那一次次看似偶然的點化與奇遇，我恐怕早就倒下了。

我記得有一年冬天，我在北方某座山中，那時正下著大雪，天地一片白茫茫。附近的寺廟全都關門閉戶，杳無人煙。我找到一個小山洞，打算過夜避寒。但糧食早就吃完了，餓得發慌，又冷得直打哆嗦。那晚我幾乎一夜未眠，只是把爺爺給的《道德經》緊緊抱在懷裡，想從中獲得一點溫暖與清明。我甚至覺得，自己可能會死在那裡。

就在我半昏半醒的時候，我又夢見了那位高僧，他沒說一句話，只是以一種無比慈悲的眼神望著我，像是在鼓勵我堅持下去。醒來時，天亮了，雪停了。我覺得身體竟然還

有一絲力氣，就硬撐著走出洞口，結果走了不遠，就遇到一位獵人。他給了我一些乾糧，還指引我去附近一個村落。那一次，真的是死裡逃生。

還有一次，我在南方邊境染上瘧疾，渾身高燒，在一間廢棄草棚裡昏迷不醒。那時我已經絕望，想著也許這就是終點了。但在昏迷中，我夢見自己走在一條布滿荊棘的小徑上，腳下血肉模糊，卻在遠處看見一道金光閃閃的出口。醒來時，我看到一位少數民族的老太太坐在我身旁。她說發現我躺這裡好幾天了，便煮了些草藥水給我喝。我一喝，竟然慢慢恢復了意識與力氣。她救了我一命。

經歷過這些事，我愈加相信，雖然這條路艱難重重，但冥冥之中總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在指引著我。

至於「奇遇」，也的確有一些。有一次，我來到嵩山一帶，就是少林寺所在地。雖然那時的少林早已不如傳說中的神聖莊嚴，但我仍心存希望，也許能在那裡遇到一位真正的修行者。

我在寺附近徘徊了幾天，發現有一位年邁的僧人，外表極為普通，天天獨自坐在一棵古樹下，遠離人群，靜默無言。我鼓起勇氣走過去，合掌向他行禮，請求指教。

他慢慢睜開眼，從頭到腳看了我一眼，然後露出一個溫和的笑容。他沒有問我是誰，從哪來，也沒問我要學什麼，只說了一句話：

「心誠，石也開。但這裡的石已經磨平，法已不在此地。你應該往南走，那裡有更高的山、更白的雲。」

說完，他就閉上眼不再言語。我站在那裡良久，細細體會這句話的含義。

「石已磨，法不在」這句話，像一桶冷水澆滅了我對名寺大廟的幻想。但他接下來那句「往南走」又像是一道新方向的曙光，給了我一絲希望。

雖然沒得到什麼實際的指導，但我能感受到那位老僧人話語中蘊含的慈悲與智慧。我向他叩謝後，默默離開。心中燃起了新的決心，雖然方向依然模糊，但我知道，自己該繼續走下去。

這類的相遇，雖然短暫，卻像是黑暗中一座座燈塔，為我指引方向。而我也逐漸明白，真正的修行者，往往不在熱鬧之地，而是隱身於塵世之中，寧靜而低調。

（馬伯伯停下來，望向窗外。夜色已至，夕陽最後一抹光照亮了他沉靜的臉龐，蟲鳴聲在四周緩緩響起。）

林雅芙：

我想，那位少林寺的高僧大概已經看透了許多，也明白馬伯伯您的因緣和該走的那條路吧……

對我們這些年輕修煉人來說，像您這樣在尋法過程中遇到的點化與奇遇，總是特別吸引人、也特別讓人感動……

不過，今天也差不多到時間了，太陽也快落山了……我想，我們今天就先聊到這裡吧？明天我們再繼續，好嗎？

馬長生：

（馬伯伯點點頭，臉上依然掛著那抹溫和的微笑。他望向窗外，最後一次看了看那抹殘陽，天邊的橘紅霞光仍映照在遠方的山巔……然後轉身對林雅芙說）

好啊，妳說得對，天色也不早了。這些故事啊，一時半會兒哪講得完。今天我們就先說到這裡。明天如果妳還有空，我們再慢慢聊。

（他站起身，輕輕舒展了一下肩膀，然後用慈愛的眼神看著林雅芙。）

今天能和妳分享這些往事，我也覺得很欣慰。看到妳這樣認真聆聽，而且有那麼多深刻的思考，我彷彿看到了年輕

時的自己——那時的我，也曾懷著一顆熾熱的心，踏上尋道之路。

好了，妳也早點休息吧。山路晚上走路要小心些啊。

第二天

林雅芙：

馬伯伯，我又來了……

馬長生：

（馬伯伯坐在茶几旁，望著窗外，午後的陽光正斜斜地灑

落。他聽到林雅芙的聲音，轉過身來，臉上綻放出慈祥的笑容。）

來啦，雅芙。快坐，剛好我剛泡了一壺新茶。

（他示意林雅芙坐到對面的椅子上，隨手倒了一杯熱茶，茶煙裊裊升起，帶著一縷淡淡的山茶香氣。）

今天我們就接著昨天的話題聊吧。三十年的雲遊尋法，的確是一段漫長而跌宕的人生歷程。就像昨天我提到過的，這段路上不只是飢寒交迫、疾病折磨、險象環生，還有那些難以想像的奇遇、一些超乎常理的經歷，以及那些以為已經快要到達終點卻發現還差得很遠的領悟……

（他輕啜一口茶，眼神深遠，彷彿又回到了那段艱苦卻絢爛多彩的歲月。）

林雅芙：

嗯，我真的很期待繼續聽您講。馬伯伯不必拘泥時間順序，想到哪裡、哪段讓您記憶最深，就從那裡開始吧。

馬長生：

（笑著點頭。）

妳說得對。三十年時光，記憶有深有淺，有些畫面依然歷歷在目，有些則像斷片一樣模糊不清。我會盡量講出那些對我產生深遠影響的片段，那些真正改變了我修行方向與內心世界的經歷。至於順序，就隨它自然吧，只要整體脈絡還清晰就行。

（他放下茶杯，目光溫和地望向林雅芙。）

若說那些真正讓我堅定信念的事情，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便是有一次，我親眼目睹一位藏族喇嘛圓寂時的「坐化」。

那大約是在我出家後十幾年左右的事了。那時我正在青藏高原某個偏遠地區流浪。那裡的空氣特別清澈，整個氛圍非常安寧，當地的百姓也都虔誠無比。

有一天，我到了當地一個小村子，聽說村裡一位德高望重的喇嘛即將圓寂，並會在圓寂前做最後一次傳法。

我心中十分渴望能親眼見到一位真正的修行者，於是匆匆前往那位喇嘛所在之處。

等我趕到時，講法似乎已經結束了。那位喇嘛年事已高，坐在一塊石台上閉目打坐，面容慈祥而莊嚴。周圍有幾位弟子與村民靜靜地坐著，整個場面肅穆非常。

我也悄悄找了個角落坐下來，內心默默祈求能有一份機緣。忽然，那位原本雙目緊閉的喇嘛，慢慢睜開了眼睛。他的眼神異常清澈明亮，直直地望向我。我一時愣住了，心中不解他為何會看著我。

但就在那一刻，他並未開口說話，而我腦中卻清楚地聽到一個聲音，那聲音溫柔又慈悲——

「路還很長，要堅定。」

我整個人怔住了，說不出話來。還沒反應過來，那位喇嘛已經輕輕地一笑，然後再次閉上雙眼，進入定中。

當時我的心跳得非常快，既震驚又感動。那句話雖然短短幾個字，卻像一道強大的力量打入我的心田，瞬間驅散了長久以來積壓的疲憊與疑惑。

大約五分鐘後，一幕不可思議的景象就在我眼前發生了。

那位喇嘛靜坐的身體，開始散發出一圈圈五彩光芒，緩緩擴散開來。那光既明亮又柔和，不刺眼卻無比純淨。

接著，我眼睜睜地看到，他的身體竟然一點點縮小……越來越小……最後只剩下一團繽紛如彩虹的光球。

那團光球懸浮在空中幾秒鐘，然後徐徐升起，消失在蔚藍的天空之中——沒有留下任何遺體，連一縷髮絲也沒有。

現場所有人都愣住了，然後齊刷刷地跪倒，恭敬地叩拜。
我也跪下來，眼淚不自覺地流了下來。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親眼見證一位修行者如此超凡脫俗地離世。那一刻，我再也無法懷疑——這個世界，真的有神佛，真的有修到極高層次的人。

那位喇嘛圓寂前對我說的那句話，更讓我堅信：我所走的這條路，雖然艱難，但它是對的，是值得堅持下去的。

那一幕，從此深深刻進我心裡。每當我在後來的修行中感到疲憊、困惑或想放棄時，我就會想起那團彩虹光球，想起那句話——

「路還很長，要堅定。」

（馬伯伯停了下來，聲音中帶著些微激動。此時，他手中的茶早已涼了。）

林雅芙：

哇……那個場景實在太震撼了……我以前在網路上看過關於「坐化」的描述，但這還是我第一次聽人親口講述……

馬長生：

（馬伯伯點點頭，眼神中仍帶著剛才回憶的激動與感懷。）

是啊，雅芙。有些事，光靠書本上讀，或是聽別人說，總是半信半疑。但當你親眼看到、親身感受到的那一刻，那種信念會變得堅不可摧，不再動搖。

在那段在喜馬拉雅山脈流浪的歲月裡，我還有一次機緣，見到另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場景。那次我正在穿越尼泊爾一帶的偏遠山區。那裡群山疊翠、雲霧繚繞，空氣清新至極。

早在到那裡之前，我就聽過一些朝聖者和當地人提起過一位「會飛的僧人」。他們說，偶爾有人會在深山間看到一位年邁的僧人，能像樹葉一樣輕盈地在兩座山峰之間飄行。有人說他是菩薩化身，也有人說他是久修成道的隱者。這些傳聞，我當時也只是當作故事聽聽，因為在尋法路上，奇聞異事實在太多。

直到有一天傍晚，我在一條山谷裡迷了路。抬頭一望，就見一位身影矮小的老僧站在山崖邊，那是一塊向外延伸的石頭。他站得那麼穩、那麼自然，整個人仿佛沒有重量一樣。

我的心猛地一震，有種說不出的預感。

只見那位老僧輕輕一躍，竟緩緩地騰空而起——像一片葉子飄在風中。他並沒有迅速升空或俯衝，而是悠然自得地飄過深谷，從這座山峰移向對面那座山。

他的袈裟隨風飄動，如同一隻翩翩飛舞的彩蝶。那一刻，我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望著他。幾分鐘後，他穩穩地降落在對面山崖的岩石上，然後轉身慢慢走進一片林中，不見蹤影。

直到他消失，我才回過神來。那時我的內心充滿了震撼與敬佩。我知道，自己剛剛見證了一種高層次的修煉能力——這不是幻覺，也不是戲法，而是真實存在的「神通」。

這時，那些曾聽過的傳說忽然不再虛幻。我當然沒有試圖追上去或打擾那位高人，因為我知道，那是難得的福緣，是給我一個見證的機會，讓我堅信：修煉中的那些神跡，不只是理論，而是真實可見的存在。

像這樣的奇遇，雖然不會給我一個具體的法門或答案，但對我來說，卻是莫大的激勵。它讓我明白，古籍中記載的那些神通不是神話，而是修煉有成後可能具備的能力。

它讓我所追求的那個「目標」，不再只是空泛的概念，而是逐漸變得具體、清晰起來。它也讓我在無數艱難的日子裡，心中還有一絲光明、一份力量。

（馬伯伯輕嘆一聲，轉頭望向林雅芙，嘴角帶著淡淡的笑意。）

這些，都是一種幸運吧，雅芙。但像這樣的經歷，畢竟不是常常都會發生。更多的時候，我面對的是現實中那一連串的失望——在尋找師父與法門的過程中，經歷的是一次次被拒絕與挫敗。

林雅芙：

是啊，對我們修煉者來說，能飛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但對那些沒有接觸過修煉的人來說，就算親眼看到，也常常會認為是幻覺，甚至是什麼魔術手法……

馬長生：

（馬伯伯點頭，神情中帶著一絲理解與無奈。）

妳說得沒錯。一般人看到這樣的事，通常會下意識地否定。不是說那是幻覺，就是認為是騙術，因為這些現象已經超出了現有科學和物理常識的範疇。

但對一個開始接觸修煉、或有過哪怕是一點點靈性體驗的人來說，就會明白，這個宇宙遠比我們所知的要深邃得多。還存在著更高層的規律，只是人類現在的理解與工具還無法觸及而已。

也正因如此，那些奇遇雖然不能直接告訴我該學什麼法門，但它們就像一盞盞燈，一路照亮著我的尋法之旅，讓我不至於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它們提醒我：我所追尋的，是實實在在存在的，是值得我去付出一切去尋找的。

就像我剛才說的，那些神奇的經歷畢竟少數，大多數時候，我面對的其實是一次次的落空。

我曾到過無數的寺院道觀。只要聽說哪裡有高僧、德道之士，我就會千里迢迢前往，誠心誠意請求收我為徒。

有些師父，在聽我講完來意後，只是靜靜地望著我一會兒，然後溫和地說：

「你的緣分不在這裡，釋長行。你要走的那條路，遠比這裡所能給你的還要遼闊。」

也有的說：

「我感受到你心中的誠念與堅持，但我沒有足夠的德行來引導你。你的真師還在前方等你。繼續走下去，不要停。」

還有的則說：

「繼續前行吧。當你的心夠靜、緣分圓滿時，你會聽到召喚。那時候，你自然會知道該怎麼做。」

這些委婉的拒絕，說實話，當時我心裡是失落的。那種感覺就像是你不斷在走、不斷在問，卻始終找不到落腳的地方。

但過一陣子再回想，我反而能感受到他們的慈悲與指引。他們不是不肯收我，而是知道我真正該尋的是別的東西——不是他們能給予的。他們也許早已看出，我的路還在更遠的地方。

這樣的回應，反而讓我更加相信，某處真的有一位真正的師父，有一部正法，正在等我。

我必須繼續走，繼續提升自己，直到緣份成熟的那一刻出現。

那種「失落中又帶著微光」的心情，伴隨了我很多年。那既是一種磨煉，也是一種考驗。若非心中那份堅定的信念與對夢中高僧承諾的執守，我恐怕早在某個山口，就停下了腳步。

（馬伯伯停下來，為自己與林雅芙各斟一杯熱茶。他凝視著杯中飄起的縷縷熱氣，彷彿又看見了那些年走過的山川與人影。）

林雅芙：

在那些被拒絕的經歷中，馬伯伯還記得其中一兩次比較具體的情況嗎？當時被那些修道者婉拒的時候，您有沒有曾經懇求他們，比如說：「如果不能收我為弟子，那能否讓我暫時留在這裡，哪怕只是做些雜事，只求能聽師父講幾句法呢？」

馬長生：

（馬伯伯緩緩點頭，那些記憶再次浮現，彷彿就在昨日。）

記得啊，雅芙。那樣的經歷太深刻了，因為每一次都牽動著希望與落空的拉扯。就像妳說的，我當然不會每次都立刻放棄。既然一心想求法，我也曾努力懇求過。

我記得有一次，是在湖南一座有名的山上，據說那裡住著一位隱修多年的道長，修為極高。花了好些天才找到他住的小草庵，隱在一片竹林深處。他已經七十多歲，但精神矍鑠，眼神清澈如星。

我跪下磕頭，把自己的歷程與心願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誠心懇求他收我為徒。他看著我很久，那眼神仿佛能穿透人心。最後，他緩緩說道：

「我看得出你的誠意。但我們之間的師徒緣尚未成熟。你的路，不在這裡。」

我聽了心頭一沉，但還是鼓起勇氣請求：「若無法做弟子，是否能讓我留下來幫忙做些粗活，只希望能每日聽您講幾句道理，得一點啟發就好，不敢多求。」

他依然平靜地搖頭，說：

「我沒什麼能教你的。你該學的東西，不是從我這裡聽來的，而是要你親身經歷、自己悟出來的。若你留在這裡，反而會耽誤你的腳步。」

他又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水要清，就得流；火要亮，就得燃。你去吧，莫怕苦難。」

我聽完，知道無法再強求了。雖然失望，但他的語氣中充滿慈悲。我感受到他不是不願教，而是他知道我該走的路不該止步於此。我向他叩謝後離開，心中留下更大的疑問——

「那麼，我真正的歸處到底在哪裡？」

還有一次，是在四川峨眉山上一間古寺。那裡風景清幽，是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我拜見了當地的方丈，一位威儀莊嚴、戒律嚴明的老和尚。

我誠懇地表達了想出家學法的心願。方丈仔細聽完後說：

「你有根基，也有求法之心。但這座寺裡的每日早晚課誦、經文禮儀，恐怕不是你真正要找的。你的法，不在這些經書裡，也不在這鐘聲木魚中。」

我又請求能留下做些雜務，只求靠近三寶，沾染佛法氣息。他卻搖頭：

「你的路是風的路，只有走遠了，才能見到高山大海。留在這裡，只是籠中之鳥，再安穩也飛不起來。你的業，要

在塵世中磨，要在風浪中化解，不是在寺院清靜中念經消除。」

他最後又說：

「你的真正師父，他擁有一種極其微妙的法門，能真正讓你解脫。堅持尋找吧，緣到了，你會遇見的。」

這些拒絕，雖然沒有明確答案，但卻像預言，也像安慰。它們讓我明白：也許，我所經歷的一切，就是為了未來能夠遇到那位真正的師父、真正的法門。而每一次的拒絕，不過是命運安排的一場預備考驗。

（馬伯伯停了一下，手指輕輕揉了揉眉心。雖然說的是挫敗與落空，但他的語氣中透著理解與感恩。）

林雅芙：

那麼，在這麼多年漫長的尋法旅途中，馬伯伯有遇到過和您有相同目標的人嗎？就是說，也是在尋找「法」的同行者？

馬長生：

（馬伯伯點點頭，嘴角浮現一抹淡淡的笑意，那是對共鳴與同路者的懷念。）

有啊，當然有。在那萬里征途中，孤單是常態，但偶爾也會遇到幾位志同道合之人。他們來自不同背景，有的是讀書人棄筆修行，有的是淳樸農夫，也有的是曾經社會地位不低的人，後來看破紅塵而踏上尋道之路。

每個人尋法的方式也不同。有的人潛心研讀經書，想從文字中悟道；有的則苦修禪定，以煉身煉心為路；也有像我一樣，四處奔走，從寺院走到道觀，只盼能遇見明師。

我記得有一次，在四川往西藏的途中，遇到一位男子，面容清瘦，但雙眼明亮如炬。他正在進行一種極其艱苦的苦行修煉——走三步就五體投地，額頭觸地，再起身繼續。從湖北一路叩拜走來，穿越無數省份。

中午休息時，我們在一棵樹下談了起來。他的語氣誠懇堅定，認為只有這樣的苦行，才能消業，才能感動神佛，最終被西藏某個寺院收為弟子。

我非常敬佩他的堅持。當時我自己還在迷茫，心想，也許我也該試試這樣的修行方式。於是有一段路，我也嘗試三步一拜。

哎呀，只走了不遠，我就渾身酸痛，幾乎走不動了。那時我才真正體會到，那位同行者的毅力有多麼強大。

後來我們一起到了西藏一座大寺。那位朋友最終被一位喇嘛收為弟子，他喜極而泣。而我，懷著同樣的誠心，卻再次被婉拒。

喇嘛看著我，緩緩說：

「你的求道之心我感受到了。但你的業力仍重，這裡不是你的歸宿。你的路還在前方，要走得更遠、更久，才會遇見真正的明師。」

聽完這句話，我心裡沉甸甸的。自己也吃了苦，也努力了，為什麼就不能留下？看著朋友留下，而我又要獨自啟程，那份落差與孤單，真的不好受。

但我又想起夢中那位高僧的話：這條路會很長，也會很苦，是為了還業，是為了鍛鍊。

那次拒絕，雖然讓我傷心，但也再次提醒我：我所要走的，恐怕是一條完全不同於常人的道路。我必須繼續走下去。

（他停了停，眼神變得柔和下來。）

這樣的相遇，雖然短暫，卻成為我旅途中溫暖的記憶。它們讓我知道，我並不是孤單一人在找尋。還有很多像我一樣，在迷霧中跋涉、在塵世裡尋法的人。

我們彼此分享微薄的經驗，偶爾也只是靜靜坐著，一同望向遠方那片希望的天光。

但這樣的同行者，大多只是短暫的旅伴。每個人有自己的因緣，有自己的方向。就像漂泊在大海中的小船，偶爾並行一段，終究還是要分開，各自前行。

但那些共度時光、共持信念的記憶，我一直珍藏在心。

林雅芙：

三步一拜這種修行方式我也聽說過。有一次我還在YouTube上看到有人這樣修行的影片。雖然我沒親眼見過，但也能感受到他們那種求道的虔誠心。

馬長生：

（馬伯伯點點頭，眼神微微飄遠。）

是啊，雅芙。如今有了網路，你們這一代能看到許多修行者的影像和資料。但在我那個年代，這類資訊非常稀少。能親眼見證那樣的誠心與堅毅，給人的震撼是很大的。那會讓人明白，一個人若真有信念與敬仰之心，是可以突破許多看似不可能的極限的。

（他停頓了一下，語氣轉為低沉，像是準備揭開一段更為深層的歷程。）

像我剛才說的，那些奇遇、那些與同道中人的相識，就像旅途中偶爾出現的光點，為我注入力量。但大部分的時間，我還是獨自前行，不斷與困難搏鬥，更重要的是，必須靠自己學習與體悟。

我沒有一位固定的師父，也沒有人從頭到尾手把手教我修行。我所學，主要是來自各種不同的途徑。祖父留下的《道德經》始終是我最親密的旅伴。每當經歷變故、苦難，或是見到某種人生百態時，我就翻開它閱讀，往往會對那些看似熟悉的字句有新的領悟。

再來，就是旅途中遇到的出家人、道士，有些人只與我短暫交流，但他們不經意說出的一句話，有時卻像一把鑰匙，開啟了我認知中某個門扉。我會把這些話牢記下來，反覆咀嚼，對照實境。

甚至是一些普通百姓，務農的、做手工的，在與他們的日常交談中，我也學會了不少關於忍耐、樸實、慈悲的功課。智慧，有時不在那些高深的語言中，而藏在生活的樸素與真誠裡。

還有自然本身，雅芙。高山、長河、森林、野花……這些都是無聲的老師。觀察天地運行、萬物的生死榮枯，我漸漸體會到宇宙的無常與和諧。

不過，也許對我來說，最深刻、最扎根的課程，還是來自那些苦難。飢寒交迫、生病、被人誤解與排斥，那些孤獨無助的時刻，都在打磨我的意志，雕琢我的心性。它們讓我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內心的執著與欲望，進而學會放下。一次次走過難關之後，我會覺得身心都更輕盈一點，眼界也更開闊一些。

（馬伯伯看著雅芙，眼神誠懇。）

這條靠自學自悟的路非常艱難，沒人一步步地教導你。但我認為，那正是一種安排。因為只有靠自己摸索、跌倒、再爬起來，你所學到、所體悟的，才真正屬於你自己。那不是借來的知識，而是從生命中實踐出來的「得」。

林雅芙：

嗯，聽您這麼說，我也能稍稍體會了。不過對像我這樣年輕的人來說，平時學到的知識多來自書本，缺乏真實的體驗…

那麼，在您尋法的過程中，除了佛家與道家，您還接觸過其他門派嗎？比如師父在《轉法輪》中講到的那些「奇門功法」？

馬長生：

（馬伯伯微微一笑，帶著一種深意的語氣。）

妳是說「奇門功法」啊？說實話，雅芙，三十年的雲遊尋法，我可不只接觸過正統的佛門道觀。當時我心中只想著找到真正的「法」，所以也對那些看起來神秘玄妙的門派有過好奇與探索。

（他的語氣低了些，眼神變得凝重起來。）

說到這，我得提一段幾乎讓我誤入歧途的經歷。那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教訓，讓我深刻體會到：若沒有正法的指導，若無法辨別正邪，那麼修煉反而會變成一條危險之路。

那大概是在我出走二十多年後。那時我已略有些經驗，見識過不少稀奇古怪的修行方式。有一次，我聽人說在南方一座偏遠山區，有位外表莊嚴的「大師」，傳授一種可以迅速打通「功能」的法門，能開發特異能力。

出於好奇，也出於急於求成的心，我便前去尋訪。

那位「大師」確實氣度非凡，說話口才極好，常用一些高深的術語，講天地宇宙、能量場、層層空間，聽起來非常玄奧。他教導一套特別的呼吸法與靜坐方式，初期修煉時，我確實感到一些異象，身體有特殊反應。我當時一度以為自己找到了「門」。

但隨著時間推移，我越來越覺得不對勁。他講法的核心，並非教人修心去執，而是強調追求力量、控制他人、獲得感應與好處。他甚至暗示弟子可以利用「能量」來影響別人、換取利益，而不是修德修性。

他對弟子的要求也越來越古怪，帶著強烈的功利色彩，有些甚至違背了最基本的道德標準。

直到有一天，我依他指導進入靜定狀態時，突然看到一幕極為駭人的景象——

眼前不是光明的佛菩薩，不是清淨的空性境界，而是一片黑暗與陰寒。四周出現了扭曲的影像，還有一些形體詭異、面目可怖的生命，它們怒吼、搶奪、張牙舞爪……

那一刻，我渾身顫抖，毛骨悚然。一股莫名的恐懼與壓迫感湧上心頭。我立刻中止靜坐，退出那種狀態，氣喘如牛，渾身冷汗直冒。

就在那時，我徹底清醒了。

我終於意識到自己走錯了路。那根本不是什麼「高層次的法門」，而是一種披著「玄妙」外衣的邪法。如果再繼續下去，不但得不到解脫，反而會加重業力，甚至被低靈控制，後果不堪設想。

隔天一早，我什麼也沒說，默默收拾行囊，離開了那個地方。一路走著，心中充滿驚恐與懊悔。我為自己當初的急功近利感到羞愧，也為差點誤入歧途而心驚。

從那以後，我更加警覺。也更堅信一個原則：**修煉不是兒戲，不能只看外表，更不能貪求快速與神通。**

真正的法，必須根植於慈悲與正念之中。若一門功法的核心思想與道德背道而馳，不論它表面看起來多「神奇」，那都不可能是正法。

那段經歷雖然險惡，但也成為我最寶貴的警示之一。它讓我在之後的尋法路上更加謹慎，也讓我對「明師」與「大法」的渴望更加強烈。

（馬伯伯深深吐了一口氣，彷彿把那段陰影也一併釋懷。）

林雅芙：

聽您說到這裡，我忽然想到佛教中那句話：「人身難得，中土難生，正法難聞」……

馬長生：

（馬伯伯緩緩點頭，神情沉穩而深有所感。）

說得對啊，雅芙。還有一句完整的：「人身難得，中土難生，正法難聞，明師難遇。」這幾句佛言，句句千金。每一項，都是極其難得，極其珍貴的福分。

你看，得此人身，看似平常，實則是歷經無數劫緣、業力輪轉後才得來的。能有健全的五官、清醒的意識，具備學法修煉的條件，這已是無上福報了。

又得生於「中土」——這個擁有神傳文化、無數聖賢降世、留下經典與修行之道的地方，那是更高一層的福分。

但若得了人身、生於中土，卻聽不到正法、遇不到明師，那仍是空走一遭。

我那次差點誤入歧途，正好讓我親身體會了什麼叫「正法難聞」。外表看起來那些法門也能說出一套套大道理，包裝得光鮮亮麗，還會展示一些初期「感應」，吸引人上鉤。但若沒有真正的警覺、沒有堅定的正信與辨識力，就很容易陷入其中而不自知。

三十年的尋法過程，我不知見過多少自稱「大師」「道者」之人。有的確實有些修為，但可能不是正法；有的甚至只是騙子，專門利用人的信心與虔誠來牟利。想分辨真假、辨別正邪，對於一個孤身修行、無人指引的我來說，真的極其困難。

也正因為這麼難，所以後來我真正遇到正法時，那份感激與珍惜，是旁人難以體會的。那不是唾手可得的恩典，而

是經歷千辛萬苦、汗水與眼淚，甚至血與生死後才終於得來的法緣。那是上天慈悲的眷顧，沒有放棄一個真正想回頭的生命。

這次誤入旁門，也像是一劑試金石。它讓我產生了辨識的能力，也讓我更加堅定要尋找真正正法的願心。即便有挫敗、即便曾跌倒，但內心那道渴望回歸的火從未熄滅。

（馬伯伯看著林雅芙，目光中透出歷經風霜後的篤定與寧靜。）

所以啊，妳們這些後輩若有機緣早早得聞正法，有明師指導，那是千古難遇的大福份。一定要懂得珍惜，不要讓眼前的困難與誘惑動搖了自己的志向。真正的修煉之路，或許不鋪滿鮮花，但那卻是唯一能讓人真正回歸的正道。

林雅芙：

聽了您的故事，再回頭看自己，我簡直是太幸運了。幾乎沒有經歷什麼磨難，就因一點點悟性和機緣，輕而易舉地得了大法……

一想到有人要在世間孤身漂泊三十年，只為尋得一部真法，我都不敢想像。那麼多年，孤獨又坎坷……

在那些年裡，您是否也遇到過那種獨自修行、藏於深山的修煉者？

馬長生：

（馬伯伯溫和一笑，對林雅芙的思索與敬意深感欣慰。）

妳這樣想也有道理。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因緣安排。有些人需經歷種種苦難才能得法，有些人則是在宿世積下大德，今生就能順利圓滿。但真正重要的，不是「怎麼得來」，而是「得法之後你怎麼做」。若能珍惜並真心修煉，那就不枉此生。

至於那些獨居深山的修行人，我在三十年的尋法路上，也確實遇見過、或聽說過他們的存在。

（他點點頭，望向遠方，仿佛回到了那段深山隱修的記憶。）

我記得有一次，走進中國西南部某片極為偏遠的山區，那裡山高林密，毒蟲橫行，極少有人進入。當地百姓私下傳說，深山中隱居著幾位高人，功力深不可測，極少露面。我因緣際會，帶著一線希望，獨自一人進山探訪。

穿越密林與溪谷幾日後，我終於在一處幾乎被藤蔓遮蓋的山洞前停下。那山洞幽深潮濕，但有一種令人敬畏的靜謐

感。眼睛漸漸適應昏暗後，我看見了一幕讓我永生難忘的景象。

在洞穴深處的石台上，有一位長者盤腿端坐，進入深深的禪定。他的衣物早已破爛、覆滿塵埃，看不出曾有多少歲月流轉。鬍鬚與髮絲銀白如霜，彷彿百歲老人，但他臉部與手背的肌膚卻光滑紅潤，宛如壯年人。

而且，更神奇的是——他完全沒有呼吸。胸膛不起伏，鼻尖也沒有絲毫氣息波動。整個人就像一座雕像，又或者說，是一具乾涸已久的古屍。

我站在遠處，心跳加速，不敢靠近。日復一日，他始終保持著那個姿勢，一動不動，連一根指頭都沒動過。我不禁自問：這位高人究竟還活著嗎？還是早已圓寂？又是修的哪門法門，竟能入定至此等境界？

到了第四天，我終於起了念頭，想走近一點看看是否還有氣息。但就在那一刻，還未邁步，我的腦中突然響起一道沉穩的聲音：「莫擾我清修！」

我大驚失色，四下張望，那人仍閉目不語，嘴巴沒有動，但那聲音卻清楚無比，仿佛是直接打入心靈。那是一種威嚴與慈悲交織的力量。

我當下雙手合十，連連鞠躬致歉，心中懺悔不已。隨後悄然離開，不敢回頭。

那次經歷之後，我的內心久久難以平靜。我明白了，這個世界上確實存在著那些遠離塵世、默默修行到極高層次的修煉者。他們不為人知，不求名聲，但卻以一種近乎「神人合一」的狀態修煉著。

（他略微停頓後繼續說道。）

除了那位入定者，我也曾在別的山區見過幾間隱秘的小茅屋，草頂土牆、極為簡陋。裡面或許只有一張草蓆與幾樣生活用品，有時連人影都見不到。不知是主人外出修行，還是正在閉關。即使如此，整個地方仍散發出一種清淨與堅定的氣場。

這些隱居修者的選擇與我們不同。他們不求外界肯定，也不傳名於世，只願靜靜對話於天地、對話於自身。他們不斷挑戰內心的執著與弱點，在無聲中淬煉自己的意志。

我想，修行之道千萬條，有人於紅塵中修心，有人入空山中修道，沒有哪一條路是容易的。關鍵在於，那顆心是否真正嚮往解脫、是否真正敬天敬法。

正是見識了這些修行人的堅忍與單純，我才更加珍惜後來自己得聞大法的機緣。因為這部大法讓人能在世間中修，在繁華中修，在家庭與社會中修，無需逃避現實，也能走向圓滿。

（馬伯伯舉杯抿了一口茶，眼前彷彿再次浮現那些深山修者的寂寞身影與茅屋前緩緩飄起的炊煙。）

林雅芙：

或許那些人正在運用一種叫「靜谷」的修行方式，也有可能是某種隱世的密傳功法……

回到您的修煉路上，雖然您並沒有被哪位「明師」正式收為弟子，但透過經書與實際歷練，想必您也領悟了不少寶貴的道理……尤其是那本您祖父所贈的《道德經》，您一直隨身攜帶，隨著歲月流轉，您從中是否也有了更深的體悟？

馬長生：

（馬伯伯微微點頭，提到《道德經》時，眼中閃過一絲珍重。）

正如妳所說，雖然這三十年間我並未有幸被某位明師收徒、系統學習，但靠著無數的歷練與經書的陪伴，尤其是這本《道德經》，的確幫我一點一滴地領悟出很多東西。可以說，那些苦難、奇遇，甚至差點走錯路的經歷，全都是我的老師、我的課本。

祖父留給我的這本《道德經》，不只是紀念品，更成了我一生修行路上的知己與明燈。最初，如我先前說過，我讀它如鴨聽雷。但隨著歲月流轉，隨著人生起伏、悲歡離合，每當重讀那熟悉的文字，它卻總能散發出新的生命力，開啟新的理解層次。

（他停頓片刻，彷彿重新走進那段心路歷程。）

我記得有一次，在崑崙山一帶遊歷，已是離家尋道的第十五、十六年了。那段時間四處奔波、歷盡艱辛，卻毫無突破。有天，我在一座幾乎被遺忘的古老道觀中暫歇，累極了，一覺昏睡兩晝夜。

就在那段沉睡中，我夢見自己身處一片雲霧繚繞、浩渺無邊的天地間。一位鬚髮皆白、氣質悠然的老者撐著竹杖而立——那正是老子。他慈祥地看著我，語氣溫和卻直擊人心地說道：「很好。但你若想讀懂我的書，必須先站在兩

千五百年前的語境中，理解那時的語詞本義。」言畢，身影隨雲煙消散。

醒來時，日已高懸，而那句話卻深深刻進我心中。我恍然大悟：過去我讀《道德經》，只是以現代漢語去理解古語，而語言的演變早已扭曲了其原初之意。若無法還原其本義，又怎能理解老子的深意？

那次夢境，我視為一次重大的點化。從那時起，我讀《道德經》時，不再止於表層，而是翻查古註、參考歷代注疏，努力還原春秋時期的文化語境與字義用法，試圖貼近原意。

這樣的改變，成為我學習理解《道德經》的重大轉捩點。從此我彷彿觸及了這本書的潛流脈絡，過去那些晦澀難懂的句子，開始逐漸明朗起來。

比如開篇那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過去我和現代很多人一樣，會誤將「非常」解釋為「非凡」，即「超凡脫俗」、「偉大」。這樣反而把句子的原意完全顛倒過來，好像是在說「能說出來的道才是大道」，這完全違背了老子本意。

而在理解語義原貌之後，我才體悟到：「非常道」是指「不恆常之道」；也就是說，凡是可以語言描述的那種

『道』，就不是恆久、終極的真道。真正的「常道」是無形無名，超越語言與思維的限制。當你一旦試圖去「說出」它、定義它，你就已經在將其侷限為某種概念、理論，而非那個不可言說的宇宙本體。

同理，「名可名，非常名」也並非在讚美什麼特別的名號，而是指出：任何你能命名的東西，都不是其真正的本質名稱。名稱只是一種符號、一種約定俗成，並非萬物本源的真性。

這一層領悟，讓我減少了對名相、對華麗辭藻的執著。我明白，真理不在於記得多少經典、會說多少深奧術語，而在於你是否能在日常呼吸、事物萬象中，感受到那股「道」的流動。也讓我在聽取外人解說時更為謹慎，不再輕易被「非凡詞藻」所迷惑。

又如：「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水的德行，在於它默默滋養萬物、不爭、不顯、不居高位——這句話在我行乞遭人羞辱之時，幫我保持平靜心境，不生怨念。它教我學會謙下、忍讓，安靜地付出而不求回報。

就這樣，一章一節，在行旅之中，每讀一次就會啟發新的意涵。《道德經》對我而言，早已不只是一本書，它是鏡子，是老師，是道途中的夥伴。

（馬伯伯望向窗外，夕陽的光線已柔和下來。他的臉龐被染上一層沉靜、知足的光。）

林雅芙：

哇！您剛剛解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方式讓我豁然開朗……這樣一來，我也就更容易理解下一句「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了……

馬長生：

說得太好了，雅芙。當你真正理解「非常道」、「非常名」的含義後，自然就能領會下一句的精髓。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這裡的「無名」，指的是「道」尚未被言說、尚未被命名的狀態——那是一種純粹無形、尚未分化的狀態，正是天地萬物誕生前的本體。「無名」便是宇宙初始的本源。

而「有名」則是當「道」開始展現作用、人類開始為事物命名時，萬象才得以區分、有了形象、有了認知上的「出生」——所以稱之為「萬物之母」。

當我理解了這一層後，愈發覺得老子的遣詞造句極為巧妙。「無」與「有」，並非對立，而是一體兩面；「無」是本體，是源頭；「有」是顯現，是功能。

這也幫助我更深刻地認識到「清心寡欲」的重要性。因為只有當內心沒有執著與欲望、不被「名」所迷，才可能「觀其妙」——洞察宇宙真相。反之，若心中充滿欲望與執念，就只能「觀其徼」——看到的是表面現象，是有限的部分。

（他略微停頓，語氣更顯沉靜。）

這些從《道德經》中體悟出的智慧，不僅豐富了我對哲理的理解，也直接改變了我對人生、對苦難的態度。我學會放下世人強加的「名」與「相」——什麼乞丐、失敗者、怪人……我學會不以表象為念，而是去感知事物的本質。

妳知道嗎？這種「無名與有名」、「觀其妙與觀其徼」的理解，後來當我讀到佛家經典時，竟發現與「性空」、「無我」的思想有某種微妙共通之處。雖然語言不同、表

述不同，但那種對超越名相、超越二元分別的實相追尋，似乎殊途同歸。

（馬伯伯含笑點頭，那是明白萬法一源後的安然與融通。）

林雅芙：

聽您這麼分享，我才真正理解到，要領會經典背後的法理，必須站在當時作者的背景與視角中，才能掌握其本義……

但歷史流轉，許多詞語表面看似沒變，其實意思早已顛倒一百八十度了，那讀古籍不就變得非常困難嗎？
您有這種感覺嗎？從您的經驗來看，有沒有發現哪些詞語的原始意義已經失傳了？

馬長生：

（馬伯伯點點頭，神情沉思。）

妳說得很對。這正是我們這些生活在當代的人，想要理解並領會古代聖人經典時所面對的最大難題之一。時光流逝，文化更迭，社會變遷，詞語的含義也隨之「失落」、變形，甚至被完全誤解與扭曲，與它們最初的本義南轅北轍。

正如妳所說，文字的表象看似不變，但內在的神髓、精神內涵早已不同。如果我們不具備一種審慎的態度，不深入探究這些詞語產生的背景，就很容易產生誤解，甚至完全錯解古人的本意。

我自己對《道德經》的體驗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若不是那場夢中受到點化，也許我仍在用現代人的視角解釋老子的語句，誤入歧途卻不自知。

而且，不只《道德經》如此，林雅芙，我在研究佛家經典，乃至儒家的一些經典時，也發現這個現象同樣普遍。有些術語，如今被賦予了負面、庸俗的含義，但在古代，它們卻有極為莊嚴、深邃的本義。

（他頓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麼。）

啊，說到詞義的變化，我就想到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江湖」這個詞。現在說起「江湖」，人們馬上聯想到的是流氓、黑幫、混社會、打打殺殺的場景……一個充滿暴力與恩怨的灰色世界。

但如果我們翻閱古籍、追溯其源，就會發現它本來的意思其實非常美好、極具意境。在我探究過程中，發現「江湖」一詞的其中一個起源，與修道、尋師求道有密切關係。

古時候，江蘇與湖北一帶，有兩位德高望重的道師，非常有名，修為深厚，受到眾人敬仰。那些誠心求道的人，不遠千里趕往江蘇、湖北，拜師求法。久而久之，人們便以「江湖之人」來稱呼這些奔走四方、尋師問道的修行者。

也就是說，最初的「江湖」，代表的是那些在修煉道路上孜孜不倦、勇往直前的人們，是一種帶有理想、信念與覺悟的修行者群體。

而「江」是大江，「湖」是湖泊，它們象徵的另一層意義則是自然、廣闊與自由。古人講究「出世」，有不少隱士為了不受朝廷羈絆，不沾染紅塵俗務，選擇隱居「江湖」——不是指今天黑道的江湖，而是字面意義上的大江大湖，是一個遠離權力、自由生活的空間。

在《莊子》中有個寓言非常有名，講兩條魚因為溪水乾涸，只好靠彼此的唾沫互相滋潤以求存活。莊子感慨說，這樣雖然珍貴，但不如讓牠們回到江湖之中，各自自在地游弋：「不如相忘於江湖」。這裡的「江湖」象徵的是一種回歸自然、自性、無拘無束的生命狀態。

所以你看，原本的「江湖」不但沒有負面含義，反而非常美，極具修煉意象——代表那些放下名利、離群索居，追

求心靈自由與道義理想的人們。那些雲遊四方的高士、修道人、俠士行俠仗義的舞台，就是「江湖」。

然而，隨著時代變遷，這兩層意涵都被淡忘、遺失了。

「江湖」如今幾乎被等同於不法、混亂、鬥爭的代名詞。當人們忘記了「江湖」原本的意境與精神，它就淪為了一個粗俗的標籤。

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而已，但卻反映了語言變遷的深刻影響。還有很多其他詞彙，在古書中有其特定背景與意義，如果不仔細「追根溯源」，我們很容易曲解，甚至誤傳古人的智慧與用心。

這不僅會讓我們無法領會古籍的精髓，還可能在修煉、處世中產生錯誤觀念與行為。

所以，我一直強調，學習古典與修煉經典時，一定要嚴謹、謙虛，廣泛查閱不同版本、參考高人注釋，這樣才能「濁中取清」，找回那些沉沒的真音。

（馬伯伯輕輕嘆息，那是一種對語言變遷與後人尋根之難的深深感慨。）

林雅芙：

哎呀，我現在才知道「江湖」原來本義竟如此清澈、高遠……這樣看來，如果不了解古人的語境，不光是經書，連《西遊記》這樣的文學作品，我們讀起來也只像「對牛彈琴」，根本體會不到作者想傳達的深層意涵，對嗎？

馬長生：

（馬伯伯點頭，眼神中帶著認同的光。）

說得太對了。不只是修煉經典，就連古人的詩文、寓言、文學巨作，如果我們不了解其誕生的文化脈絡、不掌握其中所蘊含的「文化密碼」，我們所看到的，也就只是文字的外衣，而不是那顆跳動的靈魂。

古人寫作，往往寓教於文、藏理於象。他們的作品不只是為了娛樂，而是蘊含著深刻的人生哲理，修行智慧，甚至隱含天機。要能「解碼」這些層層包藏的訊息，讀者就必須有相當程度的文化理解與歷史知識，並且具備一定的「心性基礎」。

（他微微停頓一下，語氣轉為引導。）

就像我們讀《西遊記》這本幾乎家喻戶曉的名作。表面上，它是一場取經的冒險故事，講四人西行、歷八十一難。但若只停留在故事層面，那我們只是看到冰山一角。

妳還記得孫悟空被壓在五行山下那一段吧？大多數人覺得那只是懲罰他大鬧天宮的懲戒。但若從修煉角度看，這段情節其實蘊含了極深的象徵。

「五行山」不僅僅是座山。「金、木、水、火、土」五行，是構成整個三界萬物、包括人體的五大物質元素。孫悟空被五行山壓著五百年，其實象徵著一切眾生，包括我們人類，都被這些基本物質規律所束縛，被三界的規律壓制著。

孫悟空雖神通廣大，有七十二變、筋斗雲、長生不老，但在未出三界前，終究難逃「如來佛祖的手掌心」。換句話說：只憑本領與執著，是無法突破這個物質宇宙、無法真正解脫的，唯有正法的引導，才能幫助眾生出離三界、達到圓滿。

五百年代表著無數輪迴的歲月，是一種沉澱與淬煉，是消業與等待機緣的過程。直到唐僧來，他才迎來改變命運的契機——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得法」。

而四人小隊，每人都有缺點，卻又互為補足：唐僧慈悲而執著，悟空勇猛卻躁動，八戒貪欲、懶惰，沙僧勤勞、忍耐。他們就像是一個修煉人內在的不同面相，整個取經之路其實象徵著修心的過程——每一難，每一關，都是心性的磨煉與提昇。

若我們無法領會這些隱喻，就只會把《西遊記》當成神怪小說，而錯失古人真正想留給後人的那一份智慧與覺醒。

（馬伯伯說著，眼神熠熠發亮，那是發現寶藏的欣喜與對後輩的真誠傳遞。）

林雅芙：

唉呀……聽您剛才講《西遊記》，我又領悟出一層新的含義。小時候看電視劇《西遊記》，確實很著迷於那些神通法術的場面，但從未理解吳承恩先生真正想要傳達的深意……

哎呀，怎麼天已經黑了我都沒發現……不好意思，讓您陪我聊得太晚，影響到您的晚間休息了……

馬長生：

（馬伯伯微笑著，慈祥地望向窗外。果然，夜色已經籠罩，

西方天際只剩幾抹微弱的餘暉。蟲鳴聲也已在山野間響起。)

不用放在心上，雅芙。當人與人之間聊得投緣，又能分享自己心中的所得，時間就像流水一樣，很快就過去了，我也沒注意。能看到妳在聆聽時眼中閃現的那份領悟與熱忱，對我來說也是一種快樂。

(他起身，輕輕伸展了一下筋骨。)

的確，夜已深了。這些故事、這些體悟，其實還有很多，不是一時半刻就能說盡的。今天我們已經聊了不少，從那些尋法路上的奇遇、充滿暗示的婉拒，到那次差點誤入歧途的經歷，乃至於經典中所蘊藏的深意……

或許，我們今天就暫且談到這裡，讓彼此都能有些時間休息與反思。明天，如果妳還有興趣，我會繼續說說那三十年旅程的最後階段，以及促成我遇到那部我畢生尋找的真正大法的殊勝機緣。

(他溫和地看著林雅芙，眼神中帶著鼓勵。)

今天的交流，妳可以慢慢去體會。你們年輕人雖然資訊來源多，但更重要的是學會篩選，學會從繁雜表象中找出真

正的核心與真實。很多時候，看似古老的東西，卻蘊藏著超越時空的智慧。

好了，趕緊準備回去吧，別太晚了。山路到了晚上，雖然熟悉，還是要多加小心。

（他送林雅芙到門口。夜山的涼意撲面而來，夾帶著草木的清香與天地間的寂靜。）

林雅芙：

嗯，謝謝您。今天真的讓我收穫很多……那我們明天見囉！

第三天

林雅芙：

馬伯伯，您好，我又來聽您繼續分享了……

馬長生：

（馬伯伯從手中正看的書頁中抬起頭，輕輕合上並端正地放回桌上。當看到林雅芙時，那熟悉而溫和的笑容再次浮現於臉上。）

歡迎妳來，雅芙，請坐。我也正好在等妳來呢。今天我們要談的是我生命中也許最有意義的一段經歷——三十年苦尋之後，真正的轉折點。

（他斟了一壺茶，茶香隨著午後的陽光穿過窗櫺，在小屋中輕輕瀰漫開來，如同往常般靜謐而溫暖。）

林雅芙：

好的，昨天您分享了許多在那三十年尋法過程中的奇遇與經歷……那今天您可以從得法的機緣開始說起嗎？

馬長生：

（馬伯伯點了點頭，將手中的茶杯放回桌上，那熟悉的微笑再次浮現，眼中閃爍著愉悅的光芒。）

經歷了那麼多年奔波流浪，無數次的希望與失望、以為抓住卻又錯過，直到 1996 年左右，那時我已將近五十歲，似乎，緣分終於也到了該揭開新頁的時候了。

當時我暫住在內蒙古一座偏僻的小廟中。經年累月的風霜已讓我的身體虛弱不少。那天下午，我正在幫忙打掃寺院的院子時，與那位年邁的住持聊了起來。他年紀也很大了，但雙眼依然炯炯有神，透出一種慈悲與智慧之光。

我將三十年來尋道的歷程，坎坷與困惑，甚至幾次幾乎誤入歧途的經歷，誠懇地向他傾訴。住持靜靜地聽著，偶爾

輕輕點頭。待我說完，他看著我良久，那目光彷彿能穿透人心，然後緩緩地說了一句話，語氣不高，卻如鐘聲入耳，喚醒我內心深處某種久違的震動：「孩子，長行啊，你這份求道之心確實難能可貴，你的堅持也已圓滿。你的機緣或許也將臻至成熟了。往南走，去北京，在那裡，你會得法的。」

聽到他這番話，我的心「咯噔」一震——「在北京會得法？」這三十年來，我聽過無數的指點，也遭遇過無數的婉拒。有時懷著希望，結果又難免失落。但這一次，說也奇怪，儘管內心仍存疑慮，可那句話卻像有種無法抗拒的力量在心底激盪著。住持的語氣、眼神中所透露出的那種篤定與慈悲，是我前所未有感受到的。

（他停頓片刻，啜了一口茶，眼神遠望，如在重溫那關鍵的命運時刻。）

我在那座廟裡又住了幾日，腦海裡不斷思索著老住持的話。「北京」——那是一座大城，是全國的中心，真的是我要尋找的那個地方嗎？在那樣茫茫人海中，我這樣一個行腳僧般的人，真的能遇到那部真正的法嗎？

可那種感應，那種在多年沉寂後又被點燃的希望之火，實在太強烈了。我心想：三十年都走過來了，歷經無數磨難，

如今若還有一線希望，哪怕渺茫，我也絕不能錯過。若不去，說不定會遺憾終身。

就這樣，我決定啟程。向那位老住持辭別時，內心懷著最後的希望，也是一種對命運的全然交付。從內蒙古一路南行至北京，旅途仍不輕鬆，但說也奇怪，我卻感覺身上有一股新的力量在推動著，腳步竟變得異常輕盈。

來到北京——那是一座繁華喧鬧的大都市，與我熟悉的山林古剎截然不同。我設法暫居在城郊一座清靜的小寺中，稍作安頓。住下來一兩日後，除了幫忙寺內的雜務，我內心其實一直在默默觀察與傾聽，盼望能找出些蛛絲馬跡，那位住持所說的「法」究竟會在這裡現身？

心中忐忑又期待……直到，那個清晨的曙光來臨——

（馬伯伯語氣有些哽咽，當他提到那個重要時刻時，眼中閃爍著無法言喻的激動與感恩。）

林雅芙：

是啊，據我所知，1996 年那時，大法已經在許多大城市廣泛弘傳，那麼當時您在接觸到大法時，有遇到什麼困難

嗎？有人介紹時，您能馬上意識到那就是您苦尋已久的法門嗎？

馬長生：

（馬伯伯輕輕點頭，嘴角泛起一絲微笑，是那種即將談起神奇經歷的笑容。）

正如妳所說，後來我才知道，其實在 1996 年那時，大法已經在北京以及許多大城市弘傳得相當廣泛了。但當時的我，剛從內蒙古偏遠山區下來，暫時借住在北京郊區的一間小廟中，對外界的資訊幾乎一無所知。我並不知道有一個法門，已經有那麼多人在學煉。

那份機緣來得極其自然，雅芙，不是我主動去尋找的，而是它自己找上門來的——或者說，是一種註定的安排。

就像我剛才說的，到了寺廟住了兩天後，有一個清晨，天色還未完全亮透，露水未乾，我並不是被寺內的鐘聲叫醒，而是一段很特別的音樂。那是一種煉功音樂，輕柔、純淨、悠遠，卻蘊含著一種極大的慈悲能量。那音樂仿佛有一種無形的吸引力，滲入我的心靈深處，抹去了所有的疲憊與塵憂，是從寺院前院的方向傳來的。

我起身走出房間，想看看發生了什麼。結果眼前所見讓我驚呆了。在那微光朦朧的晨曦中，大約有三十來人，男女

老少都有，正在悠然地煉著一套極其優美柔和的動作。那些動作看上去既柔順又莊嚴，像是來自遠古的某種傳統。每個人的臉上都寫著安詳與寧靜。

我站在那裡靜靜地觀望，不敢打擾他們。奇怪的是，我心中竟泛起一股莫名的熟悉感，就好像這一幕我在哪裡見過，在夢中？還是在某個久遠的記憶裡？那動作既不像我過去三十年中所見過的任何氣功，也不像武術，更不像一般的修煉方法。它有一種說不出的純淨與殊勝。

等到他們煉到第五套功法——打坐時，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我感覺有股無形的力量在拉引著我，催促我靠近。我沒多想，也沒人邀請，我就自然地走過去，在後面找了個空位，跟著坐了下來，雙腿雙盤起來。

那時我完全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法門，也沒有人指導我。只是內心深處有一種極強烈的呼喚感。

然後，奇蹟就發生了。大約才坐了三十分鐘，在那極度寧靜、純淨的狀態下，我的天目忽然打開了！

（馬伯伯語音顫抖，眼中泛起淚光，似乎仍被那神聖的時刻所深深感動。他停了一下，讓情緒緩一緩。）

那是一生都無法忘記的體驗，雅芙。不是夢，不是模糊的靈感，而是一幅幅清晰的畫面，活靈活現地展現在我面前……

林雅芙：

哇……第一次煉功就天目大開，這實在是非常罕見的情況……

那時候您透過天目看到什麼呢？是什麼樣的景象讓您如此震撼？……不過，我想對於一位苦尋三十年的修道人來說，即使看到的不是什麼壯觀場景，也一定足以動人心魄了吧！

馬長生：

（馬伯伯點頭，眼神裡仍殘留著當時的震撼。他輕輕用手揉了揉眼角，像是在重溫那段記憶。）

沒錯。後來修煉後我才明白，第一次接觸法門時就能天目大開，還以那麼強烈的方式出現，這真的是極其罕見的福份，是師父的特別安排。也許三十年的誠心尋道，忍受風霜苦難，終於感動了天地，也得到了這份殊勝的機緣。

天目一開，我首先看到的不是眼前的世界，而是像一卷慢放的電影——放映的是我自己的生命歷程，但不是今生，而是來自久遠之前的前世。

（他的聲音低了下來，帶著一種深沉的情懷。）

我看見自己在一世中，是三國時期蜀漢的一位中級武將，忠心耿耿，效忠關雲長。我看到我隨他征戰沙場，出生入死。直到馬邑之戰失利時，我是最後一批與他並肩作戰的人之一，最終與他一同陣亡。那種悲壯與忠義之情，如今依然歷歷在目。

然後，畫面轉換。我看到自己在唐朝末年，是一位正直清廉的宰相。滿懷治國救民之志，卻因皇帝昏庸、奸臣當道，忠言不被採納。我在任十年，憂國憂民，最終心灰意冷，辭官歸隱山林。那種懷才不遇的無奈、那種對國運無力挽回的痛苦，也是刻骨銘心。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幾段前世畫面略略閃現，但不如這兩段清晰。不過僅僅這些，已足以讓我明白：人的生命絕不僅限於今生。每個人都經歷過無數次的輪迴轉世，承擔著種種角色、歷練著種種情節。

然後，畫面又換了。我看到了非人的空間，那是一個個光輝燦爛、宏偉壯麗的世界。有金光閃閃的宮殿，用的不是人間任何材料建成，放出絢爛的神光。我看到威嚴慈悲的佛、道、神，他們的身體發出萬丈光芒，慈悲莊嚴，那種壯觀與神聖，超越人間任何語言所能描繪。

（林雅芙靜靜地聆聽著，雙眼睜大，毫無懷疑。她感受到馬伯伯話語中的真誠與神聖，一股對高層境界的敬仰、對修煉之路的嚮往，在她心中油然而生。她輕輕點頭，以眼神表達出理解與敬佩，不願打斷那份珍貴的回憶。）

還沒完呢，雅芙。在那種聖境中沉醉時，我無意中把目光轉向正在一起打坐的其他人。我竟看到了一些無形的緣分絲線，將他們彼此相連。我注意到坐在前排的一位女學員，後來我才知道她是當地很熱心的新學員引導者。我忽然看到她的前世——她曾是我某一世的妻子。而坐在她旁邊的那位男士，也就是她這一世的丈夫，前世卻是唐朝時我擔任宰相時的一位政敵，曾對我諸多刁難。

（馬伯伯輕聲一頓，語氣中帶著一絲感慨，也有一份慈悲的體悟。）

這些事我從未對當事人提起，只是自己默默放在心中。今天說給妳聽，是想讓妳明白：世間的因緣果報真是妙不可言。大法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能夠善解這些跨世的恩怨，使曾有過因果糾葛的人，今天竟能一同走入修煉，彼此扶持。

這些景象，在短短打坐時間內接連展現，徹底顛覆了我原本的世界觀。

當音樂結束，大家陸續結束打坐時，我仍然呆坐在原地，久久無法回神。一位中年婦女，也就是那位我看到過前世的女學員，走近我，和藹地問候，並遞給我一本簡樸的小冊子。她說這是修煉的指導書，如果我有心可以先拿去看看。

我雙手顫抖地接過來，當時還不知道這書叫什麼。但當我打開封面，讀到那些文字時，一股比剛才天目大開還要強烈的震撼湧上心頭。每一句話都直指人心，解答了我三十年來的所有困惑與疑問。從宇宙、生命、人類的意義，到修煉的正道、到「真、善、忍」的法理，一切我曾苦苦尋覓的，竟都在這本書中！

我當下就知道，這就是我苦尋三十年的真正法門！這就是那位高僧在夢中所說的「大法」與「明師」！

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淚像斷線的珠子般流下來。那不是苦的淚，而是找到了歸宿的欣喜、是對師父無限感恩的淚水。感謝這部偉大的法門，感謝師尊的慈悲安排，讓我終於在此生得法、得度。

（馬伯伯輕輕拭去臉上的淚水，聲音雖哽咽，但臉上卻滿是無比的幸福與安寧，那是一種從靈魂深處升起的滿足和平靜。）

林雅芙：

是的，經歷了三十年風雨，走遍四方，當終於得遇大法，又在初次煉功中天目開啟，看到那麼多壯麗而神聖的景象，甚至看到了過去的因緣，那種震撼實在難以言表……

我曾讀到過一則類似的故事，說的是一位女同修第一次來到公園和大家一起煉功，也是煉到第五套功法時，天目突然開了。她看到自己的天國世界，看見自己在那裡是一位極高層次的神明……她有種歷經萬世輪迴，終於找回「家」的感動……她淚流滿面。

那時其他同修見她流淚，還以為她是第一次雙盤，腿痛得受不了，就好心勸她：「要是太疼了就放下來，別勉強啊……」

馬長生：

（笑了笑，眼神中流露出深切的共鳴）

妳說得沒錯。那份震撼，不只是因為看到什麼神奇景象，而是整個心靈的釋然與爆發，是三十年苦苦尋法後那份堅信與證實——原來這條路沒走錯，原來這一切都是真的，精神的世界確實存在，有超越常人一切認知的法理。

妳提到的那位女同修的故事，聽來讓人很有共鳴。當天目開啟，看到超越人間的景象，又對自己的根本來處與因緣有所明悟，那份激動真的很強烈，無法抑制，淚水自然湧出。那不是肉體上的疼痛，而是一種靈魂深處的感恩與幸福。

（笑着搖頭）

其他同修誤會她是腿痛，其實也是情有可原。沒親身經歷的人，很難想像天目所見的內在世界是什麼樣子，只能用人間經驗來理解。

像我當時，淚流不止，那位女同修——也就是我看到前世是我妻子的那位——也顯得有些不知所措。她關心地問我是不是身體不舒服，大概也以為我是被什麼打動了。可我真的無法解釋我剛剛經歷了什麼、看到了什麼，只能一再感謝她給我那本寶書。

那本書，我後來才知道叫《轉法輪》。它徹底改變了我的命運與人生。

從一個漂泊多年的乞僧，滿腦子困惑與煩惱，背負著無數問題與痛苦，那一刻，我彷彿重生了。

從那之後的三年——1996 年到 1999 年中期——是我一生中最安定、最美好的時光。我沉浸在法中，每天學法、

煉功，時時反省自己，用「真、善、忍」對照心性，努力修去種種不好的執著與觀念。我的世界觀徹底改變，明白了人生的意義並非爭名逐利，而是為了修煉，返本歸真，找回那個本來的自己。

我的健康也出現奇蹟般的改善。那些年風吹雨淋、缺醫少藥落下的各種舊疾，一點一滴地消失。心性也變得平和與寬容。

（望向窗外，眼神中帶着回憶的溫柔）

那時的北京，修煉氛圍真是清新純淨。每天清晨與傍晚，城裡的公園、廣場、甚至社區空地，都有許多人煉功。煉功音樂悠揚動聽、充滿慈悲，從四面八方傳來。各行各業的人——無論是公務員、學者，還是普通工人、老人、小孩——都齊聚一堂，煉功、學法，彼此尊重、祥和無爭。沒有人在那裡高聲指揮、組織活動，一切都是自發的，源於每個人內心的體會與珍惜。那場景，讓我深受感動與堅定。

那真的是一段金色歲月，是暴風雨來臨前最後的寧靜。

（語氣低了下來，眼中閃過一絲惆悵）

林雅芙：

我也讀到過一些資料，說那時候中國煉功人數曾達一億人，各地公園、廟宇廣場都人山人海。那種如節慶般的修煉場面，我從未親眼見過……就連在美國，想要找到一個有三十人以上的煉功點都非常罕見……

馬長生：

（點頭，眼神中閃爍著對那個時代的懷念）

是啊，雅芙。那一億人的數字，表面看似誇張，其實對當時的北京來說，絕非虛言。我親眼所見，那真是一場前所未有的修煉洪流。

就如妳說的，現在在美國，三十人一起煉功就算很熱鬧了。但那時北京很多煉功點都是幾百、上千人同時煉功。

我還記得天壇公園、紫竹院公園這些大公園，每天清晨，太陽還未升起，就見一群群人從四面八方趕來。他們鋪好墊子，打開錄音機播放煉功音樂，然後安靜地排成隊伍，一起煉功。沒有喧鬧，沒有擁擠，只有悠揚的音樂聲和舒緩美麗的動作。幾千人同時煉功，那場能量場清澈、祥和又慈悲，站在裡面，內心真的會被洗滌，所有煩惱都化為烏有。

不只是公園，連居民樓前的小空地、路邊寬敞的人行道、甚至我當時住的那座小寺院院子裡，也常有人在煉功。那已成了北京市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不是哪個機構動員的，也不是誰強行組織的。全都是人們親身受益之後的自發參與。健康改善、脾氣變好、家庭和睦，於是人們口耳相傳，越來越多人走入修煉。

這是一幅罕見的人心向善、道德回升的圖景。人們來學大法，不為名、不為利，只是想做個更好的人，做個身心健康的人，遵循「真、善、忍」的準則而活。

（停頓片刻，語氣變得沉重）

但或許，也正是這樣迅速而純粹的發展，那種精神上的強大力量，讓那些心懷妒忌、掌控欲極強的中共權貴感到恐懼。

他們無法容忍一個他們控制不了的群體，無法接受這種不靠利益驅動、不依靠權力壓制卻能感召億萬人心的法門。

在那段平和修煉的歲月裡，我的天目經歷過一段強烈開啟的時期。但到了 1999 年初，當迫害即將來臨時，我的天目逐漸閉合，直至完全消失。

那時我也感到疑惑，但後來明白，那是師父的慈悲安排—

——讓我不再依賴神通異能，而是回到真正的修煉根本——
修心養性，正念面對即將到來的苦難。

（頓了一下）

而那份安寧，也的確沒有持續太久……

沒有人預料得到，那場針對善良修煉者的滅頂之災，竟會
如此突如其來、殘酷無情，讓整個中國跌入了長夜之中。

林雅芙：

那段歲月，對於像您這樣經歷過的人來說，確實是一段輝煌的回憶……

那時我才四五歲，什麼都不懂，然後就在 1999 年迫害爆發前隨家人移民美國了……

關於天目，依我個人體悟，天目開啟對一個修煉者來說既有好處，也伴隨著風險：好處是能讓人增強修煉的信心；但壞處是很容易陷入「幻境」或所謂的「自心生魔」，一不小心就可能走偏……

馬長生：

（馬伯伯點點頭，聽到雅芙年幼時就離開中國，逃過迫害，眼神多了一份同情與欣慰。）

原來妳也有這樣一段特殊的因緣，是師父慈悲安排妳在風暴來臨前離開，這也是一種莫大的福分啊。

至於天目的事，妳說得很對，體悟得也很深刻。確實是如此，雅芙。

它的好處，就像妳說的，能增強人的信心。對我而言，天目在初次接觸大法時就開啟，讓我看到前世、看到其他空間的景象，這無疑是強而有力的確認——大法所講的一切都是真實的、超常的。它讓我徹底放下三十年來心頭的疑慮，堅定地走入修煉之路，毫無猶豫。也讓我更加明白輪迴、因緣的存在，對神佛的認識不再是模糊的感受，而是切身的體驗。

但它的弊端也不能忽視。如果修煉者心性不穩，又沒有正法的指導，就很容易陷入幻象，「自心生魔」。天目開了之後，有人會看到奇異的景象，聽到不尋常的聲音，如果心不正，很容易被這些吸引，誤以為自己修得很高，產生顯示心、自滿心，甚至被低層生命、邪靈所利用，灌輸錯誤的信息，導致修煉走偏。

我也聽說過一些這樣的例子，有些人因為天目看到些什麼，就自我陶醉、偏離法的指導，最後甚至做出違背法的事。

所以，師父在 1999 年迫害將至前，安排我的天目慢慢閉合，我體悟到那是一種極大的保護。因為在那樣險惡的環境中，如果天目還開著，很可能會被邪靈製造的假象所迷惑，或者因為看到同修遭受酷刑而產生恐懼、動搖。

當天目關閉，我便只能向內找，完全依靠學法、修心，事事以真、善、忍的原則來衡量自己。不再依賴「看到什麼」、「聽到什麼」來判斷，而是把一切建立在對法的理解上。這反而讓我更加清醒與堅定，在後來面對生死考驗時，能夠正念面對。

我們大法修煉講的是修心性，是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而不是去追求功能或神通。功能只是心性達到一定層次後自然產生的副產品。如果執著於它、刻意追求它，反而會走入歧途。

師父在《轉法輪》中早已講得非常清楚。真正的修煉人要做到「無所求而自得」。只要穩穩當當修心性、學好法，那些該有的自然會來；而那些不該知道、不該看到的，師父也會替我們擋掉。

（馬伯伯語氣中帶著對師父慈悲安排的深切感恩，望向林雅芙，眼神充滿鼓勵。）

妳對這個問題的理解，說明妳學法非常用心，這是很寶貴的。

林雅芙：

那麼在那段輝煌的歲月裡，在 1999 年「暴風雨」來臨前，您和其他同修有沒有一些值得回憶的修煉經歷呢？

馬長生：

（笑容溫暖，似乎回到了那段充滿光明的日子）

當然有，雖然那段日子不長，但充滿了美好的回憶，也有很多與同修共同精進、難以忘懷的修煉經歷。那是一個非常純淨的環境，大家彼此無私互助，一心修煉。

我印象最深的，是集體學法的時光。每天早晚煉完功後，我們常會自發聚在一起學《轉法輪》，有時在公園，有時在某位同修家裡。氣氛非常莊嚴也很親切。無論年齡大小、社會地位，每個人都誠懇地分享自己對法的體悟、在修心過程中遇到的難題，或是修煉後生活中的正面改變。

有些年長的同修雖然學歷不高，但講話質樸真誠，句句打動人心；也有知識分子型的同修，能從科學、哲學角度解

讀法理，讓人豁然開朗。我從這些交流中受益良多，不僅理解法更深，也能透過他人的經驗照見自己的不足。

還有一起弘法的日子。那時候大家都從大法中受益，於是都想讓更多有緣人也能接觸法輪功。我們會帶著介紹小冊子、傳單，到公共場所或偏遠鄉村去介紹大法。沒有人強迫，只是一顆希望別人也得法的善心。

我記得有一次跟幾位同修一起到北京郊區的一個貧困村子，起初村民們戒備心很強。但我們耐心講解，分享修煉後身心受益的故事，並示範幾個簡單的功法動作，漸漸地，他們也敞開心門了。看到那些純樸的笑容、閃著希望的眼神，我的心裡無比溫暖。

當然也有遇到誤解甚至反對的時候，但大家都用善與忍去化解，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修煉心性的機會。

還有一個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是同修間那種無私的關懷與幫助。當有人在生活中遇到困難，或修煉中碰到瓶頸，大家都毫不保留地伸出援手，鼓勵對方，毫無計較。那種純淨的同修情感，是世間任何人情關係都無法比擬的。大家彼此就像一家人，共修一法，共走一條回歸之路。

我仍記得那位曾是我前世妻子的女同修，在我剛接觸法時，無比耐心地教我每一套功法動作，細心講解法理。還有其他同修，知道我遠道而來、無親無故，就主動幫我準備生活用品，關心備至。這些看似微小的事，卻充滿了真誠與善意。

（馬伯伯輕嘆一聲，帶著些許不捨）

那時的修煉環境，真是一方淨土。大家都活在真、善、忍的原則中，沒有爭鬥，沒有妒嫉，只有彼此成就、互相精進。正是這樣的純淨場，讓很多人能夠迅速提升，不論是身體還是心性。

可惜的是，那份美好終究沒能持久。「樹欲靜而風不止」，那些邪惡勢力終究不容許這麼一股善的力量存在……

（屋內氣氛一下靜了下來，馬伯伯與林雅芙都能感受到，一股淡淡的憂愁籠罩著即將到來的變局。）

林雅芙：

是啊，後來發生的那些事，真的就像那句話說的：「樹欲靜而風不止」……

我真不明白，當時中共高層為什麼無法看到大法帶來的那

麼多好處，反而因為嫉妒心作祟，妄想控制一切，就像火山爆發一樣，把邪惡全面釋放出來！

作為一位親身經歷過那段歷史的證人，您能不能分享一些您自己經歷過或親眼所見，能展現大法神奇的例子呢？比如，有人出車禍卻毫髮無傷，或者有重病被醫院判死刑，卻因為真心修煉法輪大法而迅速痊癒的例子？

馬長生：

（馬伯伯點點頭，提到那場荒謬又殘酷的迫害時，眼中掠過一絲悲涼。但他深吸一口氣，似乎是在平復情緒，準備述說那些神奇的經歷。）

妳說得對，那些當權者的瘋狂行為，真的無法用正常邏輯來理解。他們內心的陰暗與妒忌，無法容忍任何一股超脫於他們控制之外、而又無比正善純淨的力量存在。

但拋開那些令人痛心的事，回到修煉本身，其實在那場迫害開始前的幾年中，我親眼見過、也親身經歷過不少展現大法神奇的例子。這些都不是傳言，而是實實在在的事例，活生生的人。

（他停頓了一下，彷彿在回想那些珍貴的片段。）

我記得有一位將近七十歲的老太太，在我所在的煉功點煉功。她患有嚴重的心臟病，跑遍了各大醫院，醫生都說無能為力，只能靠藥物維持生命，還建議家人要早做心理準備。她的子女甚至已經為她準備好後事了。

後來，有人介紹她來學法輪功。一開始她身體太虛弱了，走路都不穩，需要人攙扶才能來煉功點。她無法做法，只能坐著聽煉功音樂，跟著大家誦讀法輪大法的經文。

神奇的是，大概一個月左右，她的氣色明顯紅潤起來。她開始能自己走路了，後來還能慢慢學會第一套功法的動作。三個月後她去醫院複查，醫生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她原本無法根治的心臟病居然大幅改善，不再需要吃藥了，整個人精神奕奕，還能和大家一起參加弘法活動。她的子女原本半信半疑，也不禁感嘆：這簡直是奇蹟！

還有一位年輕人，是長途貨車司機。他說有一次開夜車時太疲憊打瞌睡，整輛車就這麼衝下路邊一個深坡，翻滾好幾圈。等他醒來時，發現自己被卡在幾乎壓扁的駕駛艙裡，但神奇的是，他渾身上下竟然連個擦傷都沒有，只是有點頭暈。

路人看到那場車禍都以為駕駛員必死無疑，結果救出來一看，他安然無恙，大家都說不可思議。他說，在車子失控那一瞬間，他腦海中唯一閃過的念頭就是師父和法輪大法。

他堅信，是師父在那一刻保護了他。

後來技術人員去檢查那輛車，發現駕駛艙幾乎完全報廢，根本沒人相信駕駛員能活下來。

我自己也一樣，正如我曾經提過的，流浪三十年之後身體早就千瘡百孔，營養不良、長期風吹日曬，又有許多慢性病。但從我開始修煉大法後，只用了不長的時間，那些毛病一個接一個地悄然消失。整個人身心輕鬆，好像脫胎換骨一樣。

以前每逢氣候變化，我渾身就痛得受不了；但後來這種現象完全不見了。這一切不是因為藥物，而是大法修煉從根本上改變了我的身體與心靈。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雅芙。這些真實的故事，是大法神奇與超常的最佳見證。它不僅是一門養生氣功，而是真正能淨化人體、提升心性、在危難中得到師父保護的修煉法門。

也正是這樣，才有越來越多的人願意相信、願意走入大法中來。

（馬伯伯語氣堅定，談起大法帶來的神奇時，眼中充滿光彩。）

林雅芙：

我想，這些神奇恐怕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能真正體會吧。對外人來說，有時候就算聽了很多，也仍半信半疑，甚至會說是「編的故事」……

我自己雖然修煉大法也十多年了，但還沒經歷過什麼驚天動地的奇蹟，主要是靠悟性和信心在修煉。

馬長生：

（馬伯伯點點頭，眼神溫和地看著雅芙，既理解又鼓勵。）

妳說得沒錯，「百聞不如一見，百見不如一踐」。大法的神奇與偉大，真正能深入體悟的，是那些親身修煉、親歷其境的人。

外人若心不敞開，又受限於現代科學的框架與固有觀念，很難真正相信，甚至會嗤之以鼻，當作迷信。

但妳能在這十多年中，沒有依賴眼見為實，而是靠悟性與堅定的信心持續修煉下去，這份心更顯得可貴。這說明妳的根基好，與大法的因緣也很深厚。

妳知道嗎？師父曾講過，每個人修煉的路是不一樣的，每個人的安排也各不相同。不是每個人都需要經歷驚天動地的神蹟，或是生死考驗，才能修成。

有些人，只要靜心學法、修煉心性、每天踏實煉功，也一樣能提升，也一樣能達到身心轉化、境界昇華的效果。

妳那份「信」——不是來自眼見耳聞的神蹟，而是來自對法理的正確認識、對師父的堅信，那才是真正穩固的信心。那樣的信，不會因為困難而動搖，不會被外界的誘惑與嘲諷所擊倒。

我自己雖然親歷許多神奇，但我也明白，那只是初期的鼓勵與確認，真正的修煉根本還是要修這顆心，要用真、善、忍去衡量每一念、每一行。若只執著於神奇表象，而忽視修心，那也是走偏的。

所以，妳就堅定地走好自己的修煉路吧。每個人證實法的方式不同，有人是身體康復的奇蹟，有人是經歷風雨仍堅定不移，有人則是思想境界的不斷昇華與法理的深刻領悟——這些都是大法偉大與神奇的表現。

關鍵還是，我們是否能守住最初對法的那份敬重與感恩，是否真心想通過修煉返回本源。如果有這顆心，師父一定會站在我們身邊，引導我們、保護我們每一步。

（馬伯伯語氣誠懇，眼神中充滿對雅芙的信任與讚許。他很欣慰地看到新一代年輕人能有如此清晰的認識與堅定的信念。）

林雅芙：

嗯，謝謝您，馬伯伯……

天色也快暗了，今天我們就先聊到這裡吧。

非常感謝您今天分享了得法的機緣，還有 1996 至 1999 年間中國大陸那段純淨的修煉氛圍……

明天我們將要談到那場「風暴」來臨時的可怕景象，作為親歷者，您能否分享您當時親眼所見、親身經歷的事情呢？您願意嗎？

馬長生：

（馬伯伯望向窗外，的確，夕陽已開始西沉，餘暉染黃了窗外的樹梢。他微微點頭，當想到明天將要談及的那些事情時，眼神中閃過一絲深沉的憂思。）

好，孩子，明天我會說。妳說得對，天也的確晚了。

那些平和修煉的歲月，雖然美好，卻也像是一段對即將來臨的重大考驗的準備。

今天，我們一起回顧了我三十年尋法的路，特別是那段幸運得遇大法的日子，得以親身體驗到大法帶來的淨化與轉變。能與妳分享這些，對我來說也是一種喜悅與安慰。

（他停頓片刻，語氣轉為低沉。）

明天，我們將談的是另一個時期，一個充滿挑戰與苦難的時期——當那場「風暴」真正席捲而來。

作為曾經身處其中的人，我會盡力把自己所見所聞、所經歷的一切說出來，讓妳，以及或許將來閱讀這段對話的其他人，能更清楚地了解這場迫害的邪惡本質，也了解在那樣的黑暗中，仍有許多大法弟子堅守正信，展現出的堅定與慈悲。

那將會是一些沉重的故事，但它們是大法歷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我修煉之路的重要篇章。

好了，妳今天也累了，早些休息吧。

我們明天下午再見。

（馬伯伯送林雅芙走到門口。夜幕低垂，晚風吹過山間，空氣中瀰漫著草木的清香與天地的靜謐。他的心中雖然因即將談及的痛苦記憶而略感沉重，但他也明白，講述真相，

本身就是一種對邪惡的揭露與對正義的見證——這是一件應該做，也必須做的事。)

第四天

林雅芙：

您好，馬伯伯，我又來了……

昨天我聽您分享了從 1996 年得法到 1999 年迫害爆發之前的那段時光……

今天您是否可以繼續談談在那場「風暴」來臨之前的背景，以及那之後您的修煉歷程呢？您願意嗎？

馬長生：

（笑容依舊慈祥，眼神中仍帶著那份沉穩與深邃。他輕輕點頭。）

妳來得正好，雅芙，請坐。我也正等著妳呢。

嗯，昨天我們談到那段非常特別的歲月，那些大法光輝普照的日子，照亮了無數心靈，讓人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他輕嘆一口氣，眼神中閃過一絲懷念，但那不是感傷，而是一種對過去的珍惜。）

妳想聽聽在「風暴」來臨之前的背景，以及之後的經歷……好，我來說。那是一段天地彷彿都變色、人心也接受大考驗的時期。

讓妳更好理解，那場狂風暴雨來臨之前，我們大法修煉者所處的氛圍……妳知道嗎，其實曾經是非常不同的。

（他停頓了一下，彷彿正在整理那些鮮活的記憶。）

在 1999 年之前，特別是從 1994、1995 年起，法輪大法的洪傳非常廣泛。從城市到農村，從知識分子到普通百姓，到處都能看到人們煉功。各大公園、花園、學校操場……到處都設有煉功點。每天清晨與傍晚，悠揚的煉功

音樂響起，人們動作緩慢、祥和、安靜……那景象早已成為許多家庭日常生活中最美的一部分。

而最可貴的，是人們內心的轉變。大家學會了按照「真、善、忍」的原則做人，懂得先考慮別人，家庭與社會中的矛盾也自然化解。身體狀況大幅改善，許多無藥可醫的病人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沒有人強迫、沒有人煽動，完全出於個人自願與從法中實實在在得到的益處。

當時的政府，在很多地方也給予了正面評價。他們看到民眾更健康、社會更穩定、醫療負擔減輕……還頒發了不少獎狀，也有媒體報導讚揚。整體氛圍可說是純正、美好、積極的。

（馬長生輕輕搖頭，眼中閃過一絲憂色。）

但……烏雲開始悄悄聚集，最初只是不起眼的幾絲，然後慢慢凝聚成暴風的前兆。

妳想聽聽那些徵兆是什麼嗎？在我們談到那場真正的「風暴」與其後發生的一切之前。

林雅芙：

是的，請您談談當時您和身邊人的心境與感受。

馬長生：

嗯，說到那時的心境與感受……確實是五味雜陳，雅芙。

當最初一些地方媒體開始出現對法輪功的抹黑與歪曲報導時，我們許多學員都感到非常驚訝，甚至不敢相信。因為我們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們知道法輪功是教人向善、教人做好人，是讓人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社會安定的正法。

許多人當時認為那只是個別記者不了解情況、誤寫了什麼，甚至以為那只是個案。

多數學員的心態當時還是非常單純、善意的。我們相信世間的美好，相信只要我們真誠、善良，那些誤解會自動化解。所以，有了負面報導後，很多人會去找報社，或寫信給有關部門，想要說明真相，解釋法輪功到底是什麼、有多大的好處。這一切都在祥和的氣氛中進行，目的只是讓更多人明白真相而已。

像我這樣的人，還是每天如常去公園煉功、學法，大家一起切磋交流，對師父、對大法的信心非常堅定。我們相信「真、善、忍」是普世的價值，是不會出錯的。有時還會想，啊，也許這是對我們心性的考驗，看我們面對誤解能否保持平和與慈悲。

不過呢，雅芙，隨著這種事情越來越頻繁，尤其是當有來自上層的暗示或命令，要求各單位「注意」法輪功學員時，有些經歷過以前政治運動的老年學員開始警覺起來。他們覺得，這情況恐怕不是偶然，而是有預謀、有目的的。有些小型學法交流中，我們也開始談到這些擔憂。但整體來說，對大法正義的信念還是佔主導地位。

我個人當時，憑著修煉以來對法的理解與對能量場的感知，也隱約覺得有一股不正的場在形成。我明白，在這個末法時期，凡是正法洪傳於世間，難免會遭遇魔難與舊勢力的干擾。當時我努力保持冷靜，觀察形勢，也提醒自己與身邊的同修們更加精進、更加要以法為師，以「真、善、忍」來衡量每一念、每一行為。

至於情緒嘛，也是一種混合的感受。一方面是修煉者的從容與堅定，另一方面也有對正法被誤解的痛惜與擔憂。但絕對沒有恐懼，更沒有任何反抗的念頭。

我們所擁有的唯一「武器」，就是我們的善與我們的真。

那是一段「風暴」尚未真正來臨之前的時期，純真的信念與慈悲的願望仍然佔據主導，雖然不安的波瀾已悄然湧現。

林雅芙：

根據我讀到的一些歷史資料，當時的局勢非常緊張，導致數萬名學員和平請願到中南海外圍。中共後來卻將此作為藉口之一，聲稱「法輪功包圍中南海」，意圖顛覆政權……

當時馬伯伯您是怎麼想的？您有參加那次和平請願嗎？

馬長生：

（點點頭，神情變得更加嚴肅）

是的，艾芙琳，妳說得對。1999 年 4 月 25 日那天的事件，是一個轉捩點，從那以後，局勢迅速變化。

在那之前，正如我昨天提到的，已經出現了一些抹黑的文章與暗中的干擾。但事情真正升級，是從天津一位名叫何祚庥的學者在青少年科技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誹謗法輪功的文章開始的。當地的學員前往該雜誌社，希望以和平方式說明事實。他們只是希望雜誌社能夠更正錯誤資訊，還法輪功一個清白。

然而，天津當局不但不願對話，反而動用了防暴警察，抓捕並毆打了一些學員。其他學員前往要求釋放時，警方竟

然回答說是來自北京的命令，如果想要解決，得去北京反映情況。

正是這句話，再加上學員被無故抓捕的事實，使得很多人感到不能再沉默。

我們修煉的人沒有政治目的，也不想反對誰。我們只是希望能有一個合法、自由的環境來修煉，做一個按照「真、善、忍」去做的好人，也希望我們的師父能夠得到尊重，讓大法的書籍能合法出版。

當天津事件的消息傳開之後，許多來自各地的學員，包括我在內，都感到有責任站出來和平地表達訴求。我們沒有組織，沒有人號召誰。這是一種出自良知的自發行動，基於對政府會傾聽人民正當訴求的信念。

（馬伯伯停頓一下，看向遠方）

那天，我也在北京，在我們聽說可以反映訴求的國務院信訪辦附近。我和成千上萬名來自各地的學員一同前往。讓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那場面極為和平與井然有序，而這正是後來被嚴重歪曲的地方。

我們靜靜地站在人行道上，按照警方的引導排隊，沿著街道而立。沒有喊口號，沒有激進的標語，沒有推擠，沒有

阻礙交通。大家自覺維護環境整潔，甚至連警察丟在地上的菸頭也撿起來。有的人拿著大法書在靜靜閱讀。整個氛圍非常寧靜、莊嚴，唯一的願望就是能夠對話，能夠澄清事實。

至於後來他們大肆宣傳的所謂「包圍中南海」，那完全是刻意編造的謊言。中南海是中央領導人辦公的敏感地帶，沒有任何一位學員想要或實際上去「包圍」它。我們都是站在警察指定的位置，離中南海正門還有一段距離。再說了，如果真的是所謂「反動包圍」，以中共的本性，它們會容許成千上萬的人就那樣站上一整天而不加鎮壓嗎？

我們當時的訴求其實非常簡單：

釋放在天津被無故抓捕的學員；

允許合法出版法輪功書籍；

為法輪功學員提供一個合法且不受干擾的修煉環境。

當天，時任總理朱鎔基出面接見了部分學員代表。會談後，被抓的天津學員獲釋，局勢似乎暫時緩和。大家靜靜地離開，還把自己站過的地方清掃乾淨，一點垃圾也沒留下。

那時，我與許多人一樣，心中有一絲希望，覺得我們的善意與和平也許真的被看見了，覺得政府也許會給予一個公正的評價。但從我對這個政權的本質所了解來看，我也隱隱感覺到，這也許只是暴風雨來臨前短暫的平靜。

因為大法的迅速洪傳，與它所帶來的精神價值，正好與他們那種無神論和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背道而馳，讓黨內某些掌權者產生了極大的嫉妒與恐懼。他們無法接受有一大批人信神敬佛，還奉行「真、善、忍」這些他們認為是「迷信」且無法加以思想控制的原則。

所以所謂的「包圍中南海」，其實只是他們為了鋪墊日後鎮壓所編造出來的眾多謊言之一，用以為那場早已悄悄策劃好的殘酷鎮壓提供藉口。

林雅芙：

那麼，馬伯伯能否分享一些您親眼見過的場景或具體事件？就是在迫害正式開始時，那段時間所發生的？

馬長生：

（馬伯伯沉吟片刻，眼神望向遠方，彷彿回到了那段動盪的歲月。他的語氣變得沉重起來。）

迫害在 1999 年 7 月 20 日正式爆發的那一天，林雅芙啊，就像天空突然崩塌了一樣。一切變化得太快了，原本在「四·二五」之後那一點點微弱的希望，轉眼間就變成了籠罩一切的惡夢。

我記得非常清楚，那天一大早，還有接下來的幾天，所有中央和地方的電視台、廣播電台、報紙，全都像是接到統一命令似的，開始鋪天蓋地播放誹謗、污衊法輪功和我們師父的節目與文章。那些話語極其惡毒，內容充斥著赤裸裸的謊言、捏造的故事、剪接拼湊的畫面……這些東西日夜不停地重複播放。整個社會的氛圍一下子變得壓抑、充滿疑懼與敵意。

鄰居、同事，甚至有些親人，那些原本還和我們親切打招呼、稱讚法輪功好的人，忽然開始用異樣的眼光看我們——有的害怕、有的疏遠，有的則被那謠言所迷惑，轉而批評指責。我感覺，就像整個世界都背離了我們一樣。

有一幕場景，我永遠無法忘記：那些輔導員——也就是那些主動站出來組織煉功點的學員，他們都是極其無私、令

人敬重的人，突然之間就消失了。學員之間的消息傳得很快：某某昨晚被抓了，某某被公安叫去談話後就沒回來了。

我親眼看見公安闖進我住的街區裡一位輔導員的家。那時大概是凌晨兩三點。猛烈的敲門聲、警察的怒吼聲，然後是小孩的哭喊聲、妻子的哀求聲……他們翻遍整個房子，搜走了《轉法輪》和其他大法書籍，還有師父的法像，然後當著家人的面，把那位學員上銬帶走。警車的燈光在黑夜裡閃爍，留下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靜，和在場目擊者心中的恐懼。

我們知道，這已經不再是誤會了，這是一場有預謀、有系統的鎮壓行動。

接著，過去那些我們每天清晨一起煉功、交流心得的煉功點，忽然就被警察和便衣看守著。任何人靠近都會被驅趕、被登記姓名，如果堅持煉功，就會被抓捕。

那些我們視如生命的大法書籍、播放煉功音樂的錄音帶，忽然之間就被定為「違禁品」。許多家庭遭到派出所、居委會的搜查與抄家。有的人試圖解釋，有的人只能默默流淚，看著那些書籍被粗暴地塞進麻袋中。他們強迫我們上交書籍、簽署保證書放棄修煉，否則就會被開除、孩子不能上學，甚至牽連整個家庭。

壓力重重地壓在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身上。很多人原本只是單純想獲得一個健康的身體、一個平和的心靈，卻突然被逼迫要在信仰與日常生活之間做出選擇——在真相與暫時的「安全」之間掙扎。

那段日子，充滿了恐懼、困惑、痛苦，還有一種被壓抑著的憤怒（雖然我們始終保持著平和與理性），籠罩在無數人的心頭。

我自己當時，也和無數其他學員一樣，感到無比地心痛。為我們師父遭受的誹謗心痛，為大法被污衊心痛，為那些被謊言欺騙的百姓心痛。

但在內心深處，我對「真、善、忍」的信念、對大法的正義，從未動搖。我知道，這正是最大的考驗，是修煉人必須面對的魔難。而不管再困難，我們也要堅守善念，用事實與真相，來對抗所有的謊言。

林雅芙：

那真是一幅令人震驚的畫面……

那麼，在那時候，馬伯伯您自己有被公安為難過嗎？

馬長生：

（馬伯伯微微點頭，嘴角露出一絲淡淡的微笑，但那份笑容也掩不住記憶中所蘊含的沉重。）

有的，林雅芙。在那場風暴中，有哪個修煉法輪大法的人不是被政府、被公安「特別關照」的呢？我也不例外。

禁令一出沒多久，我就收到了「邀請」去派出所，還有分局「談話」。他們不說是「傳喚」，而是用些比較緩和的詞，例如「邀請了解情況」、「交換意見」之類的，但大家都明白那些話背後的含義。

我記得有一次，他們把我留在派出所整整一天。那是一間小小的辦公室，幾個公安輪流進來「談話」。一開始他們語氣看起來還算和氣，問我什麼時候開始煉法輪功，有沒有得到什麼好處，然後漸漸就轉到讓我認識法輪功的「反動性」、「迷信性」，完全照著國家的宣傳在說。他們拿出一疊事先準備好的資料和誣蔑文章，要我閱讀、要我「提高認識」。

（馬伯伯停頓了一下，喝了口林雅芙剛倒好的茶，接著說下去。）

那時我的內心其實很平靜。我想，這正好是個機會，讓我講真相，讓他們明白。於是我就平和地告訴他們，法輪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能夠改善健康、提升道德水準，完全沒有任何政治目的。我告訴他們，我和家人親身得到的好處，社區因為法輪功而帶來的正面變化。我說，電視上、報紙上說的那些東西都是不實之詞，是污蔑。

有一些年輕的公安，只是默默地聽，我從他們的眼神中看出一點點好奇，甚至有一絲動搖。但也有一些年紀較長的，或者那種看起來立場很「堅定」的人，直接否定我，說我是「被迷惑」、「被洗腦」了。他們要求我寫保證書，承諾放棄法輪功，要上交書籍與資料，還要承諾不與其他學員聯繫、不再外出煉功，也不得再「宣傳」。

我對他們說：「各位，『真、善、忍』是人類普世的價值，每個人都應該追求。法輪大法教我們依此做人，讓人變得更健康、更善良，這有什麼錯？要我放棄『真、善、忍』，放棄做一個好人，我做不到。這些大法書籍是我們寶貴的法理教導，是指引人生的智慧，我不能交出去。」

他們也變換手段，從勸說變成威脅。他們說如果我不配合，就會失去工作，孩子也會受到影響，甚至可能被送去「勞教所」。這些話，林雅芙啊，確實是帶有壓力的，尤其當你有家人、有所牽掛的時候。

但每當這種時候，我就會想到師父的教誨，想到那麼多堅持修煉的人所付出的犧牲。我提醒自己，既然是修煉人，就要以正念和善心來面對考驗。恐懼不能解決問題，只會讓邪惡更加猖狂。

也有些單位的幹部、社區的居委會主任，他們奉命來家中「做工作」，「勸導」我。有些人只是例行公事，有些人則帶著一點同情，小聲對我說：「這段時間你就先別出門煉功了，在家裡偷偷練吧。」我理解他們的處境。

這些「施壓」的結果，是我被列入「重點監控對象」名單。他們並沒有馬上抓我，可能是因為我不是煉功點的主要負責人，再加上我應對一向溫和、有理有節，沒有讓他們抓到什麼把柄。但我的生活從此就不再平靜了，總有一種被監視、被跟蹤的感覺。

這就是我在迫害剛開始時所經歷的情況。與那些被抓捕、被酷刑、被監禁、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學員相比，我所承受的或許還算是輕的。但光是這些，就已經足以讓我深刻體會到這場迫害的殘酷與荒謬了。

林雅芙：

根據我讀到的一些歷史資料，當時的局勢越來越緊張，一些學員甚至前往天安門廣場進行抗議……您有親眼見過那些情況嗎？

馬長生：

（緩緩點頭，眼中閃過一絲深沉的悲傷）

是的，林雅芙。當一切和平對話的途徑都被封死，當一切試圖向政府說明真相的努力都被拒絕，當媒體上的誹謗與抹黑越演越烈，而越來越多的同修僅僅因為不放棄信仰就被抓捕、毆打，甚至遭受酷刑折磨，那麼，有一些學員選擇走上天安門廣場，為的是發出他們的聲音。

這是一種出自絕望的行動，但同時也是一種堅定的勇氣與對「真、善、忍」的信念。他們去那裡不是為了鬧事，更不是為了推翻什麼。他們只是想對世界、對中國人民說：「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並要求停止這場毫無道理的鎮壓。許多人拿著手寫的小橫幅，或者只是安靜地打坐煉功。

（他稍作停頓，彷彿正在回憶）

我……我也曾經去過幾次，林雅芙。我不能眼睜睜看著同修被迫害卻什麼也不做。雖然我知道那裡極其危險，任何「異常」行為都會立刻遭到鎮壓。

有一次，我記得特別清楚。那天，我一如既往穿著出家人的僧服，光頭，因為從我出家到得法，我一直保留著修行人的生活與穿著。我和幾位同修剛靠近廣場，什麼都還沒來得及做，就被便衣和警察蜂擁而至地衝上來。

他們粗暴地推搡、抓捕我身邊的同修，怒吼聲此起彼落。我也做好了被抓的心理準備。但就在幾名警察靠近我時，其中一人盯著我的僧服與光頭看了看，突然揮手大喊：「這位和尚讓開！這不關你們的事，走遠點！」另一人也跟著喊：「讓那個和尚走，不要動他！」

他們以為我是某座寺廟的出家人，與他們正在鎮壓的法輪功學員無關，所以才那樣說。

在那一刻，林雅芙，我的心裡有種難以言喻的酸楚。他們「放過我」，不是出於尊重，而是因為誤會，因為他們不知道我也是一名法輪大法的學員，是和其他同修站在一起的。我本想說出「我也是法輪功學員！」但同修們已經被迅速押走，現場一片混亂，我只能站在原地，看著他們的背影被帶走，心如刀割。

那些日子裡，天安門廣場上的場景實在令人痛心。這些和平、手無寸鐵的修煉人，只想說一句真話，卻被當成罪犯

對待。他們被打、被塞上警車，然後面對的，是在派出所、看守所、勞教所中的拘禁與酷刑。很多人從此就沒有回來。

每次親眼看到或聽聞這些事，我都更加清晰地認識到這場迫害的邪惡本質，也更加敬佩那些勇敢站出來、為信仰與真相甘願付出自由甚至生命的學員。他們是真正踐行「真、善、忍」的大法修煉者。

林雅芙：

在這場殘酷鎮壓的巨大壓力下，修煉的環境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那時候您是怎麼學法煉功的？應該已經無法像以前那樣去公園了吧……弘法的事情肯定也變得更加困難……

馬長生：

（點頭，眼神望向遠方，帶著一種深沉的思緒）

是啊，林雅芙，妳說得非常對。從一個公開、自由，甚至曾被社會積極看待的修煉環境，我們一下子被推入了黑暗，被追捕、被視為敵人。修煉的環境確實如妳說的那樣，發生了 180 度的徹底轉變。

說到學法與煉功，去公園、公共場所早已不可能了。那些地方早已被警察與治安人員盯緊，只要一見有人有煉功動作，他們就會立刻干預、逮捕。

至於大法書籍，尤其是《轉法輪》，我們珍惜得如同生命。許多人都將它藏得很深，因為一旦被發現，警察就會沒收。被沒收的書籍常常會被用非常侮辱的方式銷毀。林雅芙，妳知道嗎？那些還能保留住書的人，只敢在家中閱讀，通常是深夜，或極為隱密的時候。集體學法也變得隱蔽起來。只有真正可信任的學員，才敢彼此相約在某個人家中，三五人，靜靜地讀法、交流心得。這樣的學法機會變得極為珍貴，幫助我們堅定信念，在艱難中找到方向。

很多人還努力背誦法，因為書籍可以被奪走，但記在心裡的，誰也帶不走。師父在法中的教誨，就成了我們的明燈，讓我們能在眾多謊言與壓力中，分辨對錯、分辨善惡。

至於煉功，我們也改為在家中進行。多是清晨天還未亮，或深夜眾人熟睡後，避免被鄰居或不明真相的家人舉報。已經不再有那種集體煉功的熱鬧場景，每個人都在默默堅持。偶爾，若條件允許且非常安全，也會有幾位熟識的同修一起在某人家中煉功，但都得極為小心。

至於弘法，也就是向新人介紹法輪功，那在當時的環境中已幾乎不可能像以前那樣公開進行。但相對的，另一件更為迫切、重要的事情出現了，那就是「講真相」——也就是講清楚法輪功是什麼，以及這場鎮壓的真相。妳知道我們為什麼一定要這麼做嗎？因為國家宣傳機器全力運轉，在誣衊、抹黑法輪功，欺騙百姓，煽動仇恨。如果我們沉默，那謊言只會越傳越廣，人們會被毒害，而這場鎮壓也就有了繼續的藉口。

我們明白，說出真相不只是為法輪功伸冤，更是為了拯救那些被欺騙的人，讓他們不要因為聽信謊言而在無知中對佛法犯下大罪。

那麼，我們是如何講真相的呢？主要是從最信任的親人、朋友、同事、鄰居開始。我們會跟他們講自己修煉法輪功的親身經歷，健康與精神上的改善，法輪功的祥和與向善。我們說明電視、報紙上的內容是不實的。

很多學員自己動手製作講真相資料。他們用自己的積蓄購買紙張、墨水，自己打字、影印，寫下揭穿謊言的文章，記錄法輪功的美好與迫害的殘酷。他們會想方設法把這些資料遞給民眾：投進信箱、夾在家門口、在公共場合偷偷發放……有的人甚至在紙幣上寫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這樣的話，讓這些話能流傳開來。有些條件好的

人，則嘗試透過網路發送電子郵件、發文在論壇，即使遭遇極嚴的審查，也要讓真相傳到國外，或給能翻牆的人看到。

林雅芙，這些事情都非常危險。被抓到發真相資料，可能會面對重判、被勞教、甚至被酷刑。但很多學員仍堅持在做，因為他們相信真相的力量，並懷著慈悲的心，想救人。

這是一場極不對等的戰鬥：一邊是擁有龐大機器與暴力工具的鎮壓體系，另一邊則是手無寸鐵、僅有信念與善念的修煉人。但也正是在這樣的嚴酷環境中，真正修煉人的信念被淬煉得更加堅定，也讓修真與為世間利益而來的人，逐漸分出高下。所謂「烈火煉真金，艱難試信心」，就是這個道理啊，孩子。

林雅芙：

那麼在那樣的情勢下，您是打算留在一個地方暫時避風頭，還是有其他的打算呢？

馬長生：

（微微一笑，那是一抹藏著許多心事的笑容）

留在一個地方，雖然或許可以說「相對安全」，但我心裡

並不安寧啊，林雅芙。師父被誣衊，大法被抹黑，這麼多同修正在承受苦難，這麼多老百姓被謊言欺騙……我怎麼能只顧自己安危？我們修煉人明白，魔難來臨時，正是檢驗心性、證實大法的時刻。逃避不是辦法。

我想，我得走，得去那些真相尚未被廣泛了解的地方。這也是一種修煉，是實踐我得法時立下的誓言。而且，我還保持著傳統佛教出家人的外表，這有時也確實帶來一點方便，就像妳剛剛聽到的那次天安門事件，他們誤認而讓我離開。

於是，在簡單整理心態與準備後，我開始了一段新的旅程——一段歷時多年的旅程，走遍全國多個省市。我稱那段時間為「弘法與講真相的歲月」。

在那些年裡，林雅芙，我遇到了許許多多人，從普通百姓到其他宗教的修行者。有些地方，我只停留短暫，設法與人接觸，分享我對法輪大法的認識與對這場迫害的了解，然後繼續上路。有些地方條件允許，我會停留久一些，協助建立小型的、隱密的學法小組，幫助當地的同修堅定信念。

我依然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吃素、守戒，雖然已無正式寺廟，但我內心始終向著修煉。遇到有緣人，我就跟他們

談「真、善、忍」的美好，談法輪大法帶來的益處，也揭露那些政府編造的謊言。

當然，這樣的行程絕非一帆風順，危險時時存在。被公安「關照」、跟蹤，甚至被逮捕……這些在當時是很難避免的。

（馬長生停頓了一下，接著說）

嗯，讓我講一個例子給妳聽吧……在那段「弘法講真相」的日子裡，並不是每次都像天安門那次誤認就被放過。有幾次，我的確被捕，被審問、被拘留。

其實，有時被抓並不是因為被公安當場發現，而是來自於某些人的誤解、害怕，甚至是故意舉報，那些人往往是我根本沒想到的。

有一次，我還記得是在某個偏遠的山區省份。我找到一座古老的寺廟，那裡相對清幽。我心想，也許在這樣清靜的地方，可以遇到真正修行的人，便主動請求那裡的住持讓我借宿幾天。

一開始，那位住持看起來很和善，也問了我一些關於佛法、關於我走過的地方。我便把握這個機會，用非常小心、誠懇的方式，向他分享法輪大法的法理，「真、善、忍」的

原則，以及我們所遭受的不公迫害。我看他聽得很專注，時而點頭，似乎也認同不少內容。我還送了他幾份我帶在身上的真相資料。

沒想到，林雅芙啊……

（馬長生停下來，臉上掠過一絲淡淡的哀傷）

幾天後，我在房中靜坐時，公安突然闖入。他們明言，是接到有人舉報我在此「非法宣傳法輪功」。那一刻，我立刻明白了——應該就是那位住持。也許他因為害怕政府報復、擔心牽連寺廟，或者他根本就沒真正理解、相信我所說的，所以暗中通知了公安。

當他們給我上手銬押走時，我看到那位住持躲在角落，低頭不語，眼神閃躲。我沒有恨他，林雅芙。我只有憐憫。在這末法時期，世間壓力、人心恐懼，有時竟遠遠超過了對善良與正義的信仰。

那次，我被拘押並審問了相當長的時間。他們軟硬兼施，時而利誘，時而威脅，要我放棄信仰，要我交代其他同修的情況。但我當然不可能這樣做。

那是讓我印象深刻的一次被捕經歷，不是因為公安有多殘酷，而是因為事情發生的方式——是來自一位我真誠分享

真相的人。這讓我更深刻體會到人心的複雜，以及在那樣環境下講真相的艱難。

林雅芙：

我聽說在末法時期，很多寺廟已不再清淨，有些寺中的僧人甚至不是正信的修行者，還成了中共的「打手」……
那麼被抓之後，您是否也像其他很多學員一樣遭受酷刑？

馬長生：

（他的眼神沉了下來，流露出一種深沉的思索。他輕輕點了點頭。）

林雅芙，妳說得一點也沒錯。在這末法時期，令人痛心的是，並不是每個披著佛門外衣的場所都還保有昔日的清淨。寺廟有時也被利用、被世俗污染，而並非所有僧人都是誠心修行之人。有些人，因為恐懼、因為個人利益，或是被政府的言辭所迷惑，有意無意地成為其工具，做出與佛法背道而馳之事。那位住持就是個例子。我不責怪他，只覺得那是這亂世中人心不古的一種表現。

（他停頓了一下，直視著林雅芙，語氣仍然平靜，卻蘊含著沉重的歷練。）

至於妳問我，被抓之後是否也遭受酷刑……林雅芙，妳要明白，中共這場迫害的真正目的，不只是逮捕，而是「轉化」。他們想摧毀修煉人的意志，要我們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要我們背叛師父、誹謗大法。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是不擇手段的。

我也沒能例外。在那座寺廟被捕之後，我被帶到當地派出所，隨後又轉送到拘留所。在那裡的日子，「刁難」已不只是言語威脅或審訊那麼簡單了。

他們有很多手段，林雅芙。有時候整晚不讓我睡覺，輪番審訊，開著強光燈照射，想讓我精神崩潰、疲憊不堪，好逼我就範。他們還故意反覆播放那些侮辱師父和大法的話，不論是透過擴音器還是由警察親口說出，目的就是激怒我、試探我的反應。

身體上的折磨也不少。我年紀已大，他們卻仍然強迫我長時間站立或蹲著，不准動彈。伙食極差，衛生環境惡劣。有時，因為我不肯配合、不肯寫「三書」（保證書、悔過書、揭批書），他們甚至動用了更強硬的手段。有幾個年輕的警察，可能是想立功，或是被洗腦得太深，對我實施了暴力，對我拳打腳踢。

（馬長生輕輕地吐出一口氣，不是悲傷的歎息，而像是在釋放沉重的記憶。）

但林雅芙，作為一名修煉人，面對這些時，我心中有法。我經常默念師父的法，努力保持正念，不讓恐懼或怨恨佔據心頭。我明白，這是魔難，是考驗。他們也許可以傷害我的肉體，但絕對無法動搖我對「真、善、忍」的信念。我也儘可能用善意對待他們，向他們講清真相，即使他們表面上不願聽。

和我所知道的、那些無數同修所經歷的比起來——他們遭受的酷刑更殘忍，被迫害致殘、甚至失去生命——那我所遭遇的，其實已算「輕微」。但這些經歷已足以讓我更加深刻體會到這場迫害的殘暴，也更加欽佩那些大法弟子的堅定與偉大。他們是真正的修煉人，用生命捍衛著自己的信仰。

林雅芙：

在您被關押的那段時間裡，您是否曾親眼目睹其他學員被毆打，甚至遭到活摘器官？

馬長生：

（他的臉色變得格外凝重，眼神中藏著一種深沉的痛苦與憤慨，似乎正在極力壓抑。他沉默了好一會兒，彷彿在斟酌如何表述即將說出的恐怖真相。）

林雅芙，妳所問的……那是超出善良人想像的罪惡。

在那段時間裡，在那些看守所、勞教所裡，我的確親眼見到過許多令人心碎的場景。學員被毆打、被殘酷折磨，幾乎是每天都會發生的事。我親眼看到不少同修被拖出去審訊室時還完好無損，回來時卻渾身是血，傷痕累累，走路都搖搖晃晃。有的被銬在高處數日不放，有的被電棍電擊敏感部位，有的被強行灌食，用的是粗硬的塑膠管，導致喉嚨流血，有的在冰天雪地中被潑冷水……

他們就是想以極端的肉體痛苦摧毀人的意志，逼我們放棄信仰。

很多同修都非常堅定，即便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依然堅持喊出：「法輪大法好」，沒有一絲怨言，只是默默承受。他們的堅韌反而讓那些行惡者更加瘋狂。

至於……活摘器官的事……

（馬長生深吸一口氣，聲音變得沙啞。）

當時在裡面，林雅芙，我沒有親眼看到有人被開刀或手術。這類駭人聽聞的事通常是極度隱秘進行的，普通人是無從得見的。

但我親歷過一些讓人無法不質疑、毛骨悚然的事情。有些同修，尤其是年輕、身體健康、非常堅定不「轉化」的，忽然就失蹤了，沒有任何解釋。在那之前，他們會被安排去做非常詳細的體檢，抽血、驗身，各種檢查，遠超過其他被關押者所受到的「待遇」。然後，他們就消失了。

當家屬去詢問時，看守所常常含糊其詞地說：「已釋放」、「轉去別的地方」，甚至「病死」。但沒有人能見到遺體，即使有，也是匆匆火化，來不及辨認。

監獄裡也曾流傳過一些可怕的傳言，有人私下耳語說：「法輪功學員的器官特別好」、「很值錢」……那時候，我們只覺得恐懼、困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直到後來，我出來之後，有機會接觸到外界的消息，看到國際的調查報告、聽到證人的證詞，我才慢慢將當時的所見所聞串聯起來……而那個真相，實在太駭人聽聞了，林雅芙。

這不是個別行為，而是有跡象顯示是一個由國家支持的系統性罪行，專門針對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將他們當成不是人，而是器官來源，為那龐大的器官移植黑產業牟取暴利。

回想起那些身體健康的同修突然消失、那些異常的健康檢查……我無法不把這些與活摘器官這種慘絕人寰的罪惡聯繫在一起。

這是一道深深的傷痕，是那些幸存者心中永遠無法癒合的痛。這是一場對人類的犯罪，林雅芙，是真正的反人類罪行。

林雅芙：

嗯，那些景象真的令人心碎……

那麼，馬伯伯您被關了很久嗎？

馬長生：

（馬長生輕輕點頭，眼神中閃過一絲沉思，隨後變得堅定清明。）

讓我回想一下……那次在那座寺廟被抓之後，他們審訊、關押、試圖「轉化」我，那段真正被關押的時間，大約是三、四個月左右吧，林雅芙。

的確，跟那些被關押數年、甚至十幾年的同修相比，我這段時間並不算長。我想，也許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始終努力保持正念，一心敬師敬法。即便面對壓力和審訊，我總是盡力以善心去講清真相，不懼不怨。我對他們說，法輪大法是教人向善的，「真、善、忍」是對的，而這場迫害是錯的。

有些時候，我真切地感受到師父的加持，幫助我度過最艱難的時刻。當內心正念充足、沒有恐懼的時候，邪惡就找不到空隙鑽進來。我相信，修煉人的正念可以改變周圍的環境，可以化解魔難。

那三、四個月的時間，雖說不長，但我也經歷並見證了他們各種手段，從誘騙、威脅，到精神和肉體上的壓迫，如我先前所說。他們發現無法動搖我的信仰，無法逼我寫出「三書」，而且或許覺得關押我這樣一位「老和尚」卻無法「轉化」也無甚「價值」，所以最後便將我釋放了。

即便只是三、四個月，那也是一場極為嚴峻的修煉場，林雅芙。它讓我看清這場迫害的本質，也讓我對自己選擇的

修煉道路更加堅定。而當我重新獲得自由後，儘管仍然被監視、被限制行動，我依然繼續去做一個大法弟子應該做的事。

林雅芙：

那麼在您被釋放之後，馬伯伯還有繼續那條「洪法與講真相」的路嗎？能否分享一些讓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馬長生：

（笑了笑，那是一個溫和卻堅定的笑容）

有的，林雅芙。我怎麼可能停下來呢？被釋放之後，儘管知道自己仍在他們的「監控範圍」內，但作為一名大法弟子的責任、看到師父和大法被誣蔑的痛心，看到那麼多百姓仍被謊言欺騙的焦慮，都不斷地推動我繼續走下去。在監獄裡的那段時間，反而讓我更加明白講清真相的重要性。

我「洪法與講真相」的旅程再次開始，也許比以前更謹慎些，但心卻更加堅定。

說到那些令人難忘的經歷……太多了，林雅芙。每一場相遇，每一位我有緣講述真相的人，都是一個故事。

我記得有一次，我來到一個相當偏遠的農村。那裡的資訊幾乎被封鎖，人們對法輪功的認知全來自電視上那些負面宣傳。我接觸到一家農戶，他們有一個兒子身患重病，四處求醫無果，家境也十分困難。我發現他們其實非常善良、淳樸。

起初，我輕聲談及法輪功時，他們很害怕，連連揮手拒絕，說那是「被國家取締的邪教」。我沒有急於爭辯，只是請他們給我一些時間，讓我講講自己的故事，講講修煉後我和許多人的身心受益，以及這場迫害的真相。我也談到「真、善、忍」的法理，談到做個好人的意義。

我在他們家住了幾天，幫忙做些家務，用全部的真誠來對待他們。漸漸地，他們發現我和電視上說的完全不同。他們開始願意傾聽，也開始發問。我就拿出一些我小心保留的真相資料讓他們閱讀。

到了第三天，他們那位臥床的兒子，竟然感覺身體有力氣了，還說想坐起來。全家人都非常驚訝與欣喜。我告訴他們，也許是因為他們對大法開始產生了善念。佛法無邊，當人心存真信，神佛是會看到的。我還教他們默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我離開時，他們一家人送我到村口，眼中滿是感激與敬意。那位母親握著我的手，眼淚汪汪地說他們再也不會相信電視上的那些誣蔑了。我不知道他們之後是否真的走入修煉，但我相信，那顆善念的種子已經種下。對我而言，那就是莫大的喜悅與鼓舞，在這條艱難的路上，是一種力量。

當然也有其他時候，比如我在集市發真相資料，或在公共場所貼上一些簡短的訊息，也有遭遇敵意，甚至被威脅要報警的。有這種情況時，我總是努力保持冷靜，用善意解釋；如果對方不聽，我就悄悄離開，不與之爭執。重要的是自己已經盡了心力。

在這些旅途中，我也遇到了不少其他寺院、道觀的修行人。不是每個人都像那位告密的住持那樣，也有真正想修道的人，儘管他們可能對法輪功和這場迫害了解不多。正是在這些對話中，我也常常思考時局、修煉之道……

林雅芙：

那馬伯伯在洪法的旅途中還算順利嗎？有遇到很多與大法有緣的人嗎？我聽說，在寺院中修行的很多出家人，由於閱讀經書眾多，自認為已經悟得很多法理……這樣的狀態

常讓他們產生一種高高在上的心態，很難與之交流或分享修煉的體會……

馬長生：

（笑容溫和，眼神中卻略帶一絲思索）

「順利」這個詞，恐怕不太適合來形容這段旅程啊，林雅芙。每一步都可能潛藏著危險，每一句話都要謹慎斟酌。但若說到是否遇到許多有緣人，那倒是真的，的確有不少。

「緣分」有很多種。有些人，當我剛開口講述時，就能感受到大法的善與真誠，願意聽、願意了解。這樣的人大多根基不錯，也許他們早已在等待這個機緣。就像我剛才提到的那戶農家，就是一個例子。

但也有些人，一開始充滿懷疑，甚至反對，但當我堅持以善心講清真相後，他們的態度慢慢轉變。有的人雖然還無法完全相信，但至少他們開始思考，不再盲目相信那些謊言。能在他們心中播下一顆善念的種子，對我來說，那就是成功。

至於妳說的那些寺院中修行的法師……確實，是一種比較特殊的情況，也並非總是容易應對的。

（他停頓了一下，輕輕嘆息，眼神望向遠方）

妳說得對，林雅芙。很多出家人，畢生鑽研經書，恪守自己宗派的戒律。他們心中，那些所學的法理、修行的體悟，早已成為他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當他們認為自己「已經悟到很多」，在修行界也有了一定的地位，要他們接受一個新的法門、新的認知，有時反而是一種挑戰。

妳提到的那種「高高在上」的心態，來源也有多種。有的是對自身所學的執著，覺得自己已掌握了最深的法理；有的則是長期被他人敬重的習慣，讓他們難以放下身段去聆聽一個「陌生人」所說的「新法理」。還有的，在這末法時期，雖披著袈裟、誦讀著經文，但實質上的修行早已不如從前，求道的那顆心被世間名利與權勢慢慢侵蝕。他們或許能言善道，談法如流，但卻缺乏那種謙卑與開放心胸，去接納超出自身認知的真理。

遇到這樣的情況時，林雅芙，我從不與他們爭論誰對誰錯，也不試圖去證明自己的法比他們「高」。我只是盡量用最真誠、最恭敬的心態來分享自己的親身體驗。我會講述自己得法後身心的昇華，講「真、善、忍」這一普世價值，這是任何真心修行者都應該嚮往的。我也會適時地提到末法時期的背景，以及如今修行界中出現的一些不正之風，這些他們自己或許也早有察覺。

有些法師只是靜靜聽著，不表態；有些則明顯不認同，甚至否定我。但我知道，每個人有各自的緣分與悟性，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播下種子，至於是否發芽，那是他們自己的選擇。

但也並非所有人都如此。我確實也遇到過幾位真正有道心的修行者，他們沒有被固有觀念所束縛。在這其中，有一次，我曾與一位古寺的住持展開了一場非常深刻的對話。我們談了很久，談末法時代，談如今修行的困境，也談到了「不二法門」的真正涵義，從各自的領悟中互相交流……那次的相遇，讓我回味良久，也給我帶來了許多反思。

林雅芙：

那馬伯伯能分享一下與那位住持的會面嗎？如果您還記得的話……

馬長生：

（笑了笑，眼神彷彿望向一段遙遠卻依然清晰的回憶）當然可以，林雅芙。那次會面，到現在我依然記得非常清楚。那是在一個午後，我在一座靜謐的古剎歇腳，寺廟依

山而建，幽靜安詳。那位住持，依我估算，也有七十多歲了，外表莊嚴慈祥，面帶福相。

在徵得他的同意後，我得以借宿一晚。傍晚時分，我們一同品茗交談。林雅芙妳知道嗎？他的房間裡堆滿了各類經書。有正統的佛教經典，也有道家的書籍，甚至還有一些其他宗教的典籍與民間傳本，例如《王母娘娘經》這類。他對自己的博學似乎頗為自豪，說自己研究了許多法門與教義。

他感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修行人越來越難。他說他努力涉獵諸多法門，也是為了尋求一條能減輕眾生痛苦的出路。但在他的言語之中，我能感受到一種茫然與不確定，雖然他極力掩飾。

等他說完，我也與他分享了自己對末法時期的體悟。我說，不只是道德敗壞，更根本的是，正統經書越來越難見、難悟，而許多後人根據自己的參悟所寫的經文，雖然淺顯易懂，卻往往缺乏深度與原義，人們很容易執著於表面理解，自以為得道，實則迷失。

還有一點很重要，我告訴他，過去神佛下世傳法，其法也只能流傳於一定時期。到了末法時期，許多法門已不再靈驗，無法真正度人，因為那些覺者所傳之法已屆「任期」

末了。就如總統任期屆滿，便無法再行使權力一樣。當今的眾生正在等待真正的正法，等待未來佛——如經中提到的彌勒佛下世度人。

當我看到他的房間堆滿各類經書，我也輕聲談到自己對「不二法門」的體悟。我說，並非不能了解其他法門，但在真正修煉、尤其是為了解脫而修煉時，「專一」是極其重要的。我告訴他，修煉人除了修心性、悟法理，還需要「德」來轉化為「功」。每一個真正的修煉法門，都有其師父的機制，幫助弟子把德轉化為功。

如果一個人有一定的德，卻分給多個法門、同時想修多條路，就像是擁有一筆只夠建一棟房子的錢，卻想同時蓋好幾棟，結果哪一棟都無法完成。他閱讀太多，甚至包含一些非正統經書，會使心念分散，能量無法集中，若他本身確實有修某一門法，那師父也難以真正幫助他實質提高。這在無形之中，其實就是違背了修煉中的「不二法門」原則。

那位住持沉默了很久，林雅芙。我看到他臉上露出驚訝與沉思的神色，也許我說的正觸及了他內心在修行中一直無法釐清的困惑。他沒有反駁，只是輕輕點頭，眼中不再有最初那種自信，而是多了一份深沉的省思。

談話結束前，我留給他一本《轉法輪》。我對他說，這是我們師父講述的關於宇宙、人生與末法時期修煉道路的法理，如果住持有緣，不妨閱讀、自行體悟。他接過書時，雙手微微顫抖，望向我眼神中多了一份靜靜的感激。

至於那位住持日後是否真正走入大法修煉，我無從得知，林雅芙。那要看他的緣分與選擇。但我相信，那場對話，那本大法書，已在他心中播下了一顆種子。至少，它讓他重新思考自己的修行道路，重新審視在這特殊時期，修煉的真正意義。

林雅芙：

這樣的事情，至少馬伯伯已經種下了一個善緣了……

我感覺，您的弘法與講真相之路雖然會遇到很多困難，但心境一定與當初三十年尋法的過程完全不同了……

馬長生：

（笑容慈祥，帶著一種深深的體悟）

林雅芙妳說得非常對。這兩段旅程，雖然都是在走路、都是在尋找與分享，但那種心境可說是天壤之別。

三十年前的尋法之路，是一個在黑暗中摸索、渴望光明的修行者的旅程。我當時帶著無數疑問、對生命意義與解脫之道的種種困惑，像個學生四處尋師訪道。每遇到一位所謂高僧、道長，心中便燃起希望，但也常常因為感覺那還不是我要找的而感到失落。那是一段追尋的過程，有時是迷茫、孤單，目標也是為了自己——為了自己的解脫而走的。我還記得曾多次被拒絕，當時心中有失落、也有挫敗。但後來我體悟到，那些拒絕其實反而是最好的安排，是一種無形的保護，讓我保持內心的「純淨」，以便日後得法時能真正領受真法。

（他停頓片刻，眼神在講到後半段時更加明亮）

而後來這段長達十六年的「弘法與講真相」的旅程，則是當我已經找到了光明，已經手持真法、身邊有師父指引。那時的心境已不再是「找尋者」，而是「分享者」，是去付出、去傳遞。我再出發的目的，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眾生，為了那些還被蒙蔽的人，為了讓他們看到真相與希望。

首先，目的不同：以前是「為自己尋找」，後來是「為他人付出」。

其次，心態不同：以前可能會有迷惘、焦慮與不確定；但後來即使面對危險、被捕、酷刑，內心卻是堅定與平靜，因為我知道自己在做最正確的事，有法可依。有法在心，不再害怕，因為知道方向在哪。

第三，內在的力量不同：以前的力量多來自個人的意志與渴望，而後來的力量來自於大法、來自師父的加持，以及對真、善、忍的堅信。那是一種無邊無際的力量，遠超出個人所能想像的範疇。

第四，對象也不同：以前我是去尋找「師父」，而後來我是走向廣大的民眾，那些平凡的百姓，還有其他宗教中在修行的朋友，與他們分享真相與法理。

沒錯，後來這段旅程在外在環境上確實更加艱難、危險，但林雅芙妳知道嗎？當一個人心中有法，有救度眾生的慈悲之念，那些艱難就變成了提升心性的考驗，是一個讓自己更好地履行正法時期大法弟子使命的機會。每當我走過一次魔難、每當我幫助一個人明白了真相，我內心的喜悅與安寧就會越加深厚。

這已經不再是那種孤獨的追尋之旅，而是找到了寶藏後與人分享的幸福之路。即使肉體要吃些苦，但精神卻是充盈而有意義的。這就是最大的不同，林雅芙啊。

林雅芙：

那這一段旅程，馬伯伯總共走了多久呢？我聽說，您還曾經去過香港和台灣？

馬長生：

（笑了笑，眼神望向遠方，彷彿擁抱著一段漫長的人生歲月）

沒錯，林雅芙。這段「弘法與講真相」的旅程，從迫害開始算起，到最近我離開中國大陸，總共大約長達十六年。這十六年，不是每一天都在奔波，有些時候我也會找個相對隱蔽的地方潛藏下來，好好學法、靜心一段時間，然後再繼續出發。

而妳聽說的沒錯，在這十六年間，我的確曾經到過香港與台灣。

（他停了一下，似乎正在回憶那段特別的歲月）

妳知道的，香港那時候雖然已經回歸中國，但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還保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窗口」，讓大陸迫害真相有機會曝光於世人眼前，也是一個讓許多來自大陸的民眾，能夠接觸到他們在國內

永遠無法得知的資訊的地方。我去香港，就是想盡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在那裡講清真相，特別是面對那些從大陸來旅遊、出差的同胞。

而台灣，則是一片完全不同的土地。在那裡，法輪大法可以自由地弘傳，受到社會的尊重與支持。台灣民眾保留了很多中華傳統文化中善良純樸的價值觀，而這些，在大陸早已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中被破壞殆盡。我之所以去台灣，一方面是想親眼見證大法在一個自由環境中的弘傳景象，向那裡的同修們學習經驗；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在一個相對安靜的環境中暫時安身修煉，調整與穩固自己，經過多年的風險與磨練後，給自己一段喘息的時光。

在香港與台灣的那段歲月，真的也有許多難忘的經歷啊，林雅芙。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體驗與相遇，也讓我對修煉的道路與作為正法時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有了更多的思考與體悟。

林雅芙：

那馬伯伯當時離開中國時，有遇到什麼困難嗎？我聽說很多大法弟子想出境都非常困難，有時甚至得靠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外交介入才能離開……

馬長生：

（點點頭，眼神中閃過一絲憂慮，似乎在想著自己同胞所面對的種種困境）

妳說得很對，林雅芙。法輪功學員想離開中國大陸，真的非常困難，對很多人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他們的監控系統非常嚴密。幾乎所有被他們掌握身份的修煉人，都被列入「黑名單」，禁止出境。很多人的護照被沒收，或根本辦不到新護照、無法續期。妳聽說有些人能靠外國政府的外交協助離境，那是真的，而且通常只有少數特別情況、或受到國際關注的人，才有那樣的機會。

至於我的情況……或許也算是有一點特別，也有一些事情，到現在回想起來，我仍然覺得像是有安排一樣。

（他停頓了一下，語氣平和地接著說）

如我之前提到的，我長期在中國境內「走動」，並沒有固定居所。也許因此，他們對我行蹤的掌握不像對住在固定地點的學員那樣緊密。

關於出境的部分，我當時仍然保有原本的護照，這點真的算是個幸運。當我決定要離開中國——一方面是為了能在更自由的環境中修煉，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在國際社會中

講更多真相、揭露這場迫害——我就像一般人那樣辦理出境手續。

到了海關，當工作人員掃描指紋、比對護照時，我心裡也難免有些加快心跳。我知道他們的系統肯定有我的資料。但我努力讓自己心平氣和，正念強大。我想，一切都有師父安排，我就堂堂正正地走這一步。

然後奇蹟就發生了，林雅芙。當系統跳出資料時，那位海關人員抬頭看著我。我直視著他的眼睛，沒有恐懼、沒有閃躲，只有平靜、慈悲，以及作為一名修煉人的一份威嚴。他看了我一會兒，我能感覺到眼中閃過驚訝、短暫的猶豫，然後他沒有說一句話，也沒多問什麼，只是安靜地在我的護照上蓋了章，交還給我。他們沒有任何阻撓，也沒有刁難。

我相信，那一刻，是修煉人正念的展現，那股慈悲而正直的能量場，讓他內心的良知與善念浮現，或至少讓他不願意為難我。當然，從更深層來看，我知道那是師父的安排，為我開了一條路。

就這樣，我得以以一種相對「正常」的方式離開中國——儘管我明白，對於許多同修來說，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這也讓我更加珍惜這次機會，並深感自己肩上的責任更加重大。

林雅芙：

馬伯伯在海關的經歷，真的是一個具體而鮮明的例子，體現了一位真正修煉者的心態，以及大法的威力……

那麼，您在香港和台灣的那段時間裡，有沒有參與當地學員的集體活動？有沒有哪一場活動讓您特別印象深刻、記憶猶新呢？

馬長生：

（笑了笑，眼神中透出欣喜與珍惜，彷彿在回味那一段日子）

有的，林雅芙。我在香港和台灣的那段時光，雖然不如在大陸的時間那麼長，但卻無比有意義。在那裡，我真正融入了自由環境下的大法弟子集體修煉與講真相的活動——這在大陸，是我們做夢都渴望的。

在香港：

妳知道的，香港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它像是一道門、一個交匯點。香港的大法弟子們，在面對來自中國大陸的旅

客時，在講真相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我也經常參與他們在熱門景點設置的真相點。看到那些從大陸來的民眾，一開始戒慎恐懼，後來被展板上的圖片吸引，逐漸被迫害的真相震撼，並被學員們的溫和與耐心感動……他們開始駐足聆聽、接過資料，甚至有人現場就默默辦理了“三退”（退出黨、團、隊）。能與他們直接交談、分享，我感到自己真正在做一件實實在在幫助他們脫離謊言的事情。

至於公開活動，當時大約是 2016~2017 年，香港的形勢已經愈發緊張，中共的滲透與打壓越來越明顯。那種如早年那樣成千上萬人參與的遊行集會，可能已經難以舉行。

但香港的學員非常堅定也非常有創意。他們仍會組織各種公開活動表達立場，只是規模和形式做了相應調整。像是集會、燭光悼念、規模較小的遊行，仍然會以和平莊嚴的方式穿行在市中心，吸引公眾與遊客關注。他們仍然高舉橫幅，仍有天國樂團演奏（儘管參加人數可能有所限制）。

對我來說，即使不是數以千計的壯觀場面，但能在那樣愈加壓抑的環境中親眼見證並親身參與任何一場公開活動，都是極其珍貴且令人動容的。那是無畏的勇氣與堅定的體現。

我記得自己參與過幾次和平請願和小型遊行，即使人數不多，但每位學員的和平、理性和堅定都清晰地傳達著：

「真、善、忍」的價值，以及「停止迫害」的訴求。這些畫面對許多第一次親眼看到的陸客來說，是震撼與警醒。

在台灣：

到了台灣，那又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在那裡，法輪大法是公開合法的修煉法門，受到政府與社會的尊重。學員眾多，修煉氛圍十分濃厚。我有幸參與了許多大型集體學法活動，有時上百人共同學法、交流修煉心得，氣氛誠懇而融洽。

最讓我感動、至今難忘的，是參加了幾次大型的法會與排字活動（character formation）。林雅芙妳可能看過那樣的照片：數千名身著煉功服的大法學員，整齊靜坐，排出巨大的神聖圖案，比如師父的法像、法輪圖形，或是「真善忍」三字。當我成為這樣一幅壯麗畫面的一部分，親身感受那祥和、慈悲的能量場，目睹大家的齊心與對師父的敬仰，真的深深體會到大法的莊嚴與偉大。

這些場景，與我在大陸親歷過的殘酷迫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我也在台灣參與過幾次針對大陸遊客的講真相活動。在那裡，民眾普遍支持法輪功，這種開放與善意，讓我無比感動。

林雅芙，那段在香港與台灣的經歷，不只是開闊了我的視野，讓我向海外同修學到許多，更重要的是，它為我帶來了希望與力量。

我深刻感受到，即使在中國大陸迫害仍然殘酷，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真、善、忍」仍在傳播，大法的光芒依舊照耀人間。而這場善與惡的較量，最終一定是善良獲勝。

林雅芙：

我雖然還沒有親身見過台灣那樣的修煉氛圍，但我可以感受到，那裡的場景應該就像這裡紐約的學員們所舉辦的那些盛大活動一樣……

今天也天黑了，比昨天還晚一些……

馬伯伯，您可以再分享一下來到美國的因緣嗎？還有，能否留下一些話，給眾生、特別是年輕人？

馬長生：

（笑容慈祥地看著林雅芙，眼神中滿是溫暖）

是啊，林雅芙。台灣的那些活動，因為有自由的環境與龐大的修煉群體，確實與這裡紐約學員所展現的氛圍很相似。這些，都是大法洪傳全世界最鮮活的見證，也正好與中國大陸的現況形成強烈的對比。

妳說得對，天也晚了，咱們聊了這麼久了。

（他停頓了一下，望向遠方，然後帶著沉靜卻安然的神情看向林雅芙）

關於來美國的因緣……在香港和台灣的那段時間之後，我越來越感受到自己的使命需要在一個能夠更大聲發聲、更廣泛講清真相的地方繼續完成。紐約，妳也知道，被稱為“世界的首都”，而這裡的同修也確實在做著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向全球揭露這場迫害。

我能來到這裡，我認為也是師父的安排。就像我離開中國時那樣，一切都出奇地順利，超出我自己的預料。我心中只是一個念頭——我要去該去的地方，做該做的事。然後道路便自然地鋪展出來了。

（笑了笑，語氣轉為深情而懇切）

如果要留下幾句話，尤其是想對這個特殊時期的眾生，特別是年輕人說的話……

首先，我希望每一個人，不論你身在何處，來自哪個民族，都能努力去了解法輪大法的真相，還有中共對修煉人的殘酷迫害。不要輕信那些單方面的宣傳、被扭曲的資訊。真、善、忍是普世價值，是人類道德的根本。這樣一部教人向

善、使千千萬萬人身心受益的法門，怎麼可能是“邪教”？請用你們的良知來判斷。

特別是對於年輕人，你們是世界的未來。這個時代充滿了物慾誘惑、資訊混亂，很容易被表面潮流所吸引，而忘記了真正的精神價值，甚至忘了人生的意義。

我希望你們能珍惜善良，守住道德。即使有時候做正確的事要逆勢而行，也不要害怕。勇敢地尋找真相，不要讓謊言遮蔽了你的雙眼。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盞良知的明燈，請讓它照亮你前行的路。

這個世界正在經歷一場巨變，很多人都在談“末法時期”，談人類所面對的各種挑戰。但在危難中也孕育著希望。我相信，只要人們守住善念，選擇站在正義的一邊，就一定會有美好的未來。

法輪大法為我，也為無數人，解答了人生的重大問題，帶來了內心的平和，開啟了真正的修煉之路。如果有緣，我希望你們也能接觸這部大法，也許那將是一個無比珍貴的福分。

請記住，人類的生命是極其實貴的。不要將它浪費在無意義的事情上。請活得有價值、有目標，並為後代留下善與光明的種子。

（馬伯伯望著林雅芙，眼神中滿是慈愛與希望）

今天，我們就先談到這裡吧，林雅芙。感謝妳願意耐心地傾聽這位老人家的這些故事。

林雅芙：

謝謝馬伯伯的分享……

剛才聽您提到「人的生命是極其寶貴的」，我又一次想起那句話：「人身難得，生於中土難，聞於正法難，遇明師更難」……

再次感謝您，祝福您一切順利！

馬長生：

（笑容溫和，當聽到林雅芙提起那句話時，眼神中閃爍著深深的共鳴與敬意）

林雅芙啊，妳剛才說的這句話，真是意義深遠，發人深省。

「人身難得，生於中土難，聞於正法難，遇明師更難。」的確如此。這句話的每一個層面，都是一個重大的真理，是對人生中那些稀有機緣的深刻提醒。

（他輕輕點頭，看著林雅芙，眼神中滿是欣慰與讚許）

我自己啊，經歷了那麼多年的尋覓，走過了那麼多高山低谷，才真正體會到這句話的深意。也正因為「人身難得」，我們才更應珍惜這一世的生命。也正因為「聞於正法難，遇明師更難」，所以當我們有幸遇到時，更應該堅定不移地珍惜，把握住，勇猛精進地修煉。

妳能有這樣的領悟，讓我感到非常欣慰。

再次感謝妳願意花時間來傾聽這位老人的故事，林雅芙。也祝福妳，願妳永保善心，智慧常在，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更多美好與幸福。

一切吉祥如意。

* * *

結語

與馬長生四個午後的交談，如同一場綿長的夢境悄然流過。當最後一場對話結束時，黑夜已悄悄籠罩整座山林。馬長生將我送到門前。夜色靜謐，唯有蟲鳴唧唧，以及從小屋中透出的溫暖黃燈。我望著他——一位走過將近一甲子人生的修行者，臉龐刻滿歲月痕跡，卻雙眼清澈而寧靜，令人動容。

他的故事仍迴盪在我心中：那三十年的尋法之旅、在找到真法時的那一刻豁然開朗、那段平靜修煉的歲月，以及後來風暴般的迫害……還有在看似無法承受的苦難中，始終堅定不移的信念。

馬長生的故事，沒有激昂言辭，沒有控訴或怨恨。它只是如實、質樸的記憶長河，是一位用整個生命去追尋並守護信仰的人所留下的見證。那種信仰，是對「真、善、忍」的堅信——這些普世價值，在人心最深處，或許我們每個人都在渴望著。

離開馬長生的家，走下那條熟悉的山路，我仰望星光閃爍的夜空。我忽然明白，馬長生的旅程並不只是他個人的經歷。在某種程度上，那是當今時代無數生命的縮影——那些在紛亂世局中堅守善念的人，那些默默尋找人生答案的人。

這本書就此劃下句點，但我們每個人的旅程仍在繼續。願這位先行者的故事，如同一盞微光，為正走在尋求真相與生命意義之路上的人，帶來一絲溫暖，一絲勇氣。

林雅芙

THE EPOCH MEDIA

關於作者與 THE EPOCH MEDIA 計畫

關於作者

林雅芙（Avery Lin）は、政治、文化、社会、科学、精神性といったテーマを探究する独立系作家です。彼女の作品は真実を追求し、良心を呼び覚まし、人類の運命についての深い思索に声を与えています。

彼女の作品は、誠実さと感情の深さ、そして啓発の精神をもって記録された実際のインタビューに基づくことがよくあります。

關於計畫

本書是由 THE EPOCH MEDIA 出版系列作品的一部分。THE EPOCH MEDIA 是一項具備全球視野的獨立出版計畫，其使命為保存並傳播那些跨越時空的回響。我們不追

逐每日的新聞潮流，而是致力於出版能夠深刻觸動人心的書籍。

聯絡方式

- ✧ 網站：www.theepochmedia.com
- ✧ 電子郵件：editor@theepochmedia.com
- ✧ 二維碼 (QR Code)：



同一計畫的其他作品

您可以閱讀 THE EPOCH MEDIA 的其他出版物：

－ 紅塵，金光 (Red Dust, Golden Light)

- 後政壇：遺產 (After Power: The Legacy)
 - 科學的黃昏與黎明 (Sunset and Sunrise of Science)
 - 紅色的帷幕 (The Red Veil)
 - 時間之前的迴響 (Echoes Before Time)
 - 入世間 (Entering The World) → 即本書
 - 最後的鐘聲 (The Last Bells)
 - 我們之前 (Before Us)
 - 千劫已過 (Thousand Lives)
-

誠摯感謝您撥冗閱讀本書！願神、願佛在您探索真理的旅程中賜福予您。

